文定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定集

(三)

汪應辰撰

文定集卷十三

書

論存留田契稅錢與執政書

應辰竊以四川宿兵四十餘年賦斂禁榷之利十倍于舊僅能贍給若一有調發橫費百出取之于民則民力已竭告之于朝廷則遠不及事所以自來總領所常須椿積不下千萬餘道蓋以待不虞之備自比歲兩次用師之後椿積錢引所存者纔八百餘萬內添印錢引二百萬道已準朝廷指揮對減虛額而白契稅錢四百六十餘萬道內以一百四十萬道應副湖廣總領所幷支買馬等錢引九十萬道今朝廷指揮又令起五十萬道赴湖廣總領所而餘數發赴左藏南庫送納如此則四川財賦所椿積者止有一百餘萬緩急之際何以枝梧恐非有備無患本固邦寧之義兼錢引既不出界必須措置輕齎只如銀每兩約六道半左右既出峽不得半價又有津運船腳及管押使臣軍兵道路之費然則四川所費失者甚多而朝廷所得者無幾聞總領所已具申稟伏望鈞慈詳酌將未起田契稅錢特許存留不勝遠方幸甚

乞以見任使臣管押馬綱與宰執書

應辰契勘所在州郡財賦匱乏然而用度之費有不可已者若乃無益于公家而徒以困敝州羣如此之類所當講求而措置也伏見茶馬司令押馬殿侍報殿前司差殿侍闕許權差指揮使使臣紹興七年提

舉茶馬李迨奏。如遇馬綱擁併闕人管押。乞于四路見任兵官。或監當官雙員去處時。暫抽差使喚。是年樞密院行下押馬使臣。須承信郎以上人。茶馬司申除承節郎以下。依本等支破五人衙官請受。外除保義郎以上。至大使臣若並與支破本等請受。顯是多費財用。欲只支破五人衙官請受。紹興十二年茶馬司又奏。乞本司遇闕押馬使臣。于待闕使臣內時暫差權。仍于川路諸州支破驛券。止立十箇月往回程限。限滿使行住支。紹興十八年戶部勘當茶馬司所申。欲將押馬使臣驛券一等支破七人衙官。紹興十九年茶馬司又申。乞不差兵官。止于逐路州軍見任監當雙員去處。或指使內抽差相兼管押馬綱。朝廷皆從之。竊詳法意。所以只差殿侍。指使等及雖差保義郎以上而止。支破四人衙官請受者。蓋欲省費也。後來令差承信郎以上者。蓋欲擇其人而使之也。又添支七人衙官請受者。蓋欲優其祿而責之也。然皆于見任或待闕人內差。今則每歲所差不下百四五十員。例是無差遣之人。或付身不圓。而參部不得者。或僞冒而不敢到部者。或富有財力。經營得一名目。假綱運以商販。藉官馬以負載者。是以費雖加多。祿雖加厚。而不可責以辦事。或有虧失。雖降官示罰。亦不甚以爲利害也。竊謂前此州縣官有常員。難以輕那。比年以來添差小大使臣之類。布滿中外。只成都府自有五十餘員。如此等類。皆是累有勞效。朝廷所閔恤而優佚之者。履歷既多。則凡事諳練。見有差遣。則顧藉稍重。又有久在軍中。知養馬利害者。有雖或以老病揀汰。而其筋力未衰。其疾病已愈者。有久閒坐食。而願得執役。且覬推賞者。以四川諸司。與六十餘州。而欲擇百四五十員押綱使臣。甚易。伏望鈞慈。詳酌指揮。其管押馬綱。令于四川見任使臣。去替在

一年內者。通行選差。仍于所任州郡內支借請受。蓋雖不管押馬綱。而請受亦不可闕也。若其請受不及七人衙官者。然後計所當增給之數。行下元分定州郡貼支。如此。則既不敢違背前後累降指揮。又州郡得以省費。而管押馬綱之弊。亦自此可革矣。

小貼子

竊見累降指揮。減罷州縣冗員。若依今來所乞。卽是四川一歲省百四五十員。請給之費。又免致未嘗諳練。無所顧藉之徒。損壞官馬。實爲利便。

請免賣寺觀趲剩田書

準行在尚書戶部符。準都省批下。隆興元年六月十二日敕、將福建寺觀元剗撥趲剩之田。估價出賣事。應辰反復思之。參以衆論。竊謂此事既行。官中未見其利。而百姓先被其害。其他州軍事理曲折。雖未能盡究。且以福州言之。庶幾可以概見。今欲以趲剩錢爲準。每謂一貫得一貫之直。則福州趲剩錢頗管十三萬五千九百三十五貫有奇。計當價錢一百三十五萬餘貫。竊緣福州依山瀕海。地陋民稠。風俗窮陋。今取會到倚郭侯官、閩兩縣其極等戶所謂產錢者。不及五貫。只如紹興二十八年。常平司出賣沒官田產。福州共估到價錢十五萬七千餘貫。可謂不多矣。至今首尾六年。尚且出賣未盡。朝廷既有賞格。州縣官吏孰不樂于趨賞。上下督迫。非不嚴峻。初者減價二分。又減三分。又減四分。非不優饒。然終不能及數。可見民力之有限也。今前者未盡。後復繼出。借令州縣急于奉行。不過如前。雖欲嚴立近限。而民力不可

復加。以多少言之。其初歲得四五萬貫。二三年後所得愈少。所謂寺院之田。既已剗撥入官。必無責令依舊輸納趲剩錢之理。則是歲失十三萬五千有餘貫之入也。又況田之不同。其別有到于九等。賣之不售。其減至于四分。固不可遙估。以爲一定之價。又不可堅執。以爲不易之令。則夫一百三十五萬餘貫者。未必有九十萬之獲也。以一年得四五萬貫。而所失者十三萬五千有餘。以累年得九十萬貫。而所失者不知其幾千萬。此所謂于官中未見其利也。向者遣使括責。將寺院所收租課。總數豁除。口食之外。以其餘糧紐計價直。起發即不曾將田段剗撥。今欲出賣。必須將逐處田段各行分撥。以某爲存留。以某爲出賣。事行之初。諸縣必且取責寺僧。追集耆保。供責圖帳。標立界至。令不嚴則事未必行。欲事之行。則官員公吏。必分散四出。監守督責。方能辦集。公吏下鄉。如虎豹出柙。未有不爲民害者。而官員之中。其曉事愛民者。能復幾人。田里之間。數月之內。未見黑白。而先騷然煩費矣。至于田之肥瘠。地之遠近。孰爲當留。孰爲當賣。利害所在。其間計囑欺隱。何所不有。治之則不可勝誅。不治其弊愈甚。獄訟自此繁矣。出賣不行。必有抑勒而使之承賣者。苗稅不辦。必有科配而使之納稅者。紛紛擾擾。未易具陳。使其有益于官。猶須斟酌事體。以愛惜百姓爲重。況其非有益乎。此所謂百姓先被其害也。凡此利害。皆灼然可見。若萬一遂行。不過期月之間。其弊日見。勢亦必須更改。第恐民已被害。不若辨之于早也。伏望鈞慈詳審此事所繫甚重。特賜敷奏。亟行寢罷。以全國家賦入無窮之利。以救一方百姓非意之擾。實莫大之幸。

小貼子

契勘福建一路。不舉子之風最甚。獨福州爲不然。蓋如民家有三男。或一人或兩人爲僧者。今僧既無所得食。人亦不樂爲僧。民家生子。其無田產者。恐其無以養之。其有田產者。恐其不能徧及也。則將不能守其故俗矣。豈不爲仁政之累。契勘諸路出賣度牒。惟福建一路爲多。蓋歲納趲剩錢。又視僧徒之增損爲多寡。若田既出賣。則止以見在僧數爲定。雖有來者。亦無所得食矣。如此。則誰肯出家。度牒之數。自此日減矣。失官中之利。此又其一也。

又

某伏覩朝廷委本路漕司。將諸寺觀趲剩田產。盡行出賣。約可得錢三百萬貫。某雖非所預。然事之利害。灼然可見。矧任一路之寄。趲剩窠名。又隸本司。其何敢默。輒取其不便者數事言之。竊見向者遣使剽撥之時。止以寺觀一歲所入。計口給糧之外。其餘盡謂之趲剩。初不曾分田某段給口食。某段充趲剩。今者出賣。旋行紐撥。其間高下肥瘠之不同。計囑之弊。將紛然而起。何可勝言。此其不便者一也。昨常平司賣官田錢數。比今寺觀趲剩之數爲甚微。猶且六年未能盡鬻。至或非理科抑。鄰保分外騷擾。民衆尚未能辨。見今不住據人戶論訴。今所鬻之田。其數浩瀚。其限迫促。又非常平官田之比。況閩人至貧。家無千緡之積。一朝責以三百萬緡。將十年且不可得。此其不便者二也。本路趲剩錢。元計三十四萬餘貫。自後時有豐稔。價有低昂。隨年估直。已不及元額。尚有二十八萬餘貫。賣田指揮既下。寺觀更不復耕布。自今歲便無二十八萬貫之入。趲剩之外。所失非一。若更如賣常平田。累歲之間。積而較之。何止三百萬緡。此其

不便者三也。昨來所差使者。括責口食之時。未放行度牒。今度牒既行。僧道日增。卽不曾添給口食。寺觀亦只于趲剩數內。將新蓋舊那融贍給。其意猶謂既放行度牒。朝夕亦須放免趲剩。今既絕望。而寺觀元給之數有限。其新披度人將顧而之他。則免丁錢不可復得。此其不便者四也。閩中地狹民稠。常產有限。生齒既滋。家有三丁。率一人或二人捨俗入寺觀。所以近來出賣度牒。本路比之他處。率先辦集。今寺觀窮寂。觀者愁歎。誰肯鄉道。自是度剩必難發脫。免丁錢亦復隨失。此其所以不便者五也。數事之外。在州郡則有實封助軍大禮經總制鹽錢之額。歲計既不可闕。將取之于民。則焦熬之態益甚。今日應辰區區管見。以謂朝廷不若明降指揮。特免寺觀出賣趲剩田產。多降度牒。均之八郡。姑以二千道計之。爲錢六十萬緡。兼不失二十八萬趲剩數。遂成九十萬緡。又添二千人免丁錢。比之霑田累年不能盡其暗有所失。不可勝計。利害明白。伏望朝廷早賜詳酌施行。

請免豫借坊場錢與宰執書

竊見朝廷以用度不足。豫借坊場一界錢。此誠有不得已者。豪右之家。平居無事。坐收厚利。自當佐公上之急。況本是合納之物。特取之有先後爾。此不爲過當。其如坊場未必皆是豪右。有借產以充抵當者。有貸錢以爲本柄者。有見敗闕無人承買。而尙于其人名下理索者。有已逃移。而令鄰坊均抱者。兼又有新舊界交加。而爭訟未絕。與決未定者。有界未滿。而不願接續者。如此等類。未易概舉。正當分別輕重。隨事措置。庶幾有不得已之中。猶不至于已甚。今若但以坊場例皆拘借。則貧羸之民。無所從出。徒費刑罰。而

官司坊場。益以敗落。自此人以買撲爲戒。誰敢就者。其所損失。又不知幾何。竊謂此令之出。將及兩月。州縣奉行。急于星火。其有力之家。何苦以身受徽纆箠楚。必無不納之理。至今而猶不納。必其所無從出者。若朝廷明降指揮。其已納者。日下起發。其未納者。更不拘借。只是遲以歲月。又非捐以予民。其于寬民力、省刑禁。爲利甚博。萬一未能如此。卽乞檢會紹興四年浙東提刑明橐申請畫降指揮。更加詳酌。早賜行下。仍乞令州縣以今降指揮多出文榜。曉諭民戶。使猾吏不得夤緣竄弄。而民戶亦速被實惠。所有紹興四年指揮。具錄在前。伏乞鈞察。

乞免鼓發鐵錢赴兩淮書

竊見近降指揮。四川總領所。于見管鑄到紹興鐵錢內。起一百萬。赴淮東西總領所納。應副行使者。兩淮曲折。雖不能盡知。難以懸度。惟是四川見今行使錢引。全藉見錢爲之秤提。民間方通貿易。自天聖間官置交子務之後。禁民私造。每界印一百二十五萬六千有奇。三年一界。當滿。則以新換舊。至熙寧五年。已兼放新舊兩界。又自紹聖崇觀以來。至于今日。節次增印。通兩界共四千三百餘萬道。而鼓鑄鐵錢場監。惟嘉、邛、利、三州。又以工役薪炭錫鐵所費不貲。不能常鑄。其于秤提校之所印錢引。百無一二。今錢引日增。見錢日削。則官司給納。民間貿易。合零湊數。何以相濟。蓋八九百之直。須假錢引。或四五百之數。必以見錢。儻見錢日削。貿易不成。恐雖有錢引。民不能用。是錢引之法自此壞矣。錢引權衡爲四川之司命。國家所以養贍軍兵。所以養民。視之他路尤重。況鑄到紹興錢見管實數。聞亦不多。目今收拾已自費力。幷

鐵錢好肉礦腳。搬運積壓。損敗爲甚。移之兩淮。未必可以行使。欲乞詳酌指揮。行下四川總領所。除已起發外。自餘蠲免之。

論王歷不當與致仕恩澤書

契勘。尚書吏部準都省付下撫州奏。故右朝奉郎致仕王歷、家陳乞致仕恩澤者。竊見紹興十五年。劉昉、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王歷、係宰相妻弟。爲安撫司幹辦公事。昉藉王歷爲重。鑿空撰造。迎合欺罔。稱是遣王歷入蠻洞中說諭猺人。退還所侵省地。昉進職再任。歷特改京官。其實並不曾得尺寸之土。而猺人自此非時出沒。恣意作過。全永邵武岡界內。常有劫掠屠戮之禍。巡檢縣尉。或行追捕。昉欲實其欺罔之說。反以巡尉爲生事。或對移。或取勘。居民惴惴不保朝夕。監司郡守。亦共觀望。不敢理會。八九年間。凡近邊稍有家業。無不被害。百姓不堪其苦。詣行在下狀。朝廷始差鄂州統制官李道前去措置。大軍入洞。討蕩方得平靜。論功推賞。約計四千餘人。其四郡民戶被害。以至興師勞費。蠻猺悉被剿戮。皆緣本路帥臣欺罔朝廷。冒濫官職之故。今來雖不復追治。豈可使王歷尚以當時所改轉積累之官。更與致仕恩澤。伏望朝廷特賜詳酌施行。

論趙繡之詐欺受差遣與宰執書

伏見成都府準尚書吏部符。謹備錄在前。伏乞鈞照。契勘得、符內稱轉運司差趙繡之、錢引務差遣、及成都府放令本人錢引務供職不當。令究治。依條施行。然轉運司所以差注者。蓋趙繡之見有差遣待闕。卻

作無差遣參選。以罔官司也。成都府所以放行者。以轉運司牒令就權也。行遣不審兩者固有罪矣。而趙繡之乃是以詐欺受差遣。請俸給之人。豈得卻置而不問。又符內云曾到差注窠稱。卽無趙繡之添差錢引文字。到部。契勘轉運司。係乾道元年八月初九日差注。稱已申尙書吏部。今來吏部符。係乾道三年正月初七日行下。豈有將及一年半而申狀尙不到部之理。若非道路遺墜。則必有計會藏匿。以掩其詐欺之罪者。此亦所當問也。遠方官吏反覆冒妄。事已發露。明白而略不誰何。動輒如志利之所在。執不欲效其所爲。此所以其事雖甚微細而不敢不申稟也。伏望鈞慈。特賜詳酌指揮。

小貼子

契勘四川轉運司。依紹興二十八年指揮。每季差使臣一員。齎定差文字赴部。仍開委所定差窠闕職位姓名。申尙書省。其趙繡之定差文字。豈得獨不到部。伏乞鈞照。

與楊總領論虛額書

伏蒙垂示三百萬道錢引曲折。去冬兩司申朝廷。欲添印以足三百萬之數。以爲存而未用。于錢引亦不相妨。近總領所示及除放文字。鄙意尙有未達者。蓋頃年權住催理。五十二萬餘數。及聚實鹽酒增羨錢。七十萬餘數。朝廷亦不施行。又諸郡多訴所增非實。又不到庫錢。此三項。恐須在虛額之外。卻看實所除放若干。如三百萬道錢引未知如何取撥對補。前日已具此因。依回牒矣。竊謂若除放有定論。則三百萬道錢引。或用或否。在總領所審訂如何

爾自當從長也趙總領初議欲以三百萬道爲十年計仍以移屯軍馬所省之費貼補對減且云若自此邊事寧靜亦可足用更看十年後如何然亦以謂此外錢引不可添印也若如趙卿之說似于引法無害又未知曲折果如何區區雖甚欲早定而又于所未逢者不敢不盡也所以尙此待報伏冀台照

又

淳蒙誨諭不勝悚荷虛額錢其間如權住催理不到庫及鹽酒增剩之類正欲如今來所示既見此等數目明白則所合除放之數始得其實矣除此三項外今減實到庫錢二十二萬四千八百餘道財賦曲折固不盡知減放過多或恐難繼豈敢不念慮及此但元降指揮令盡行除放如用度不足卽于添印錢引三百萬道通融取撥補用則朝廷之意似不止此前來趙卿議欲以移屯軍馬所省對減而以添印錢引作十年對補但其所減者未必皆實所以久無定論只添印錢引一項如趙卿之說亦歲可減三十萬道于總領所財賦似不妨闕此外既不續印亦于引法無害方州縣田里煎熬之時且稍與寬減十年亦足救目前之急過此以往更看事勢如何鹽酒增剩錢欲作一名件棄了使後人不復取仰見恤民慮遠之意但朝廷指揮已令更不施行若總領所眞與棄之既應得朝旨亦自無他日復取之慮不必藉以爲虛額也竊見諸郡往往言所增剩非實大抵皆出于所差官覘望之意縱使實有法當以增補虧不得出一州之數亦當爲敗闕之備也

請免追海船修船神福等錢狀

契勘福建路沿海州軍自紹興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起發當番海船其一行船主梢手等日食起發錢米犒設修船艎板神福等錢依元降指揮竝于經總制寺觀趲剩錢常平義倉內支破既明有指揮又已成久例近準戶部行下內修船錢平鋪艎板錢神福錢不許支破令逐州撥還目今州郡所在闕乏別無餘剩錢可以那撥不免卻于船主之家追錢還官與而卻取不惟失信又船戶遠役其家別無優恤更令追取已請用過之錢尤于人情不順除已具公狀申稟外欲望鈞慈詳酌指揮施行伏取鈞旨

薦李燾與宰執書

應辰伏見左朝散郎前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李燾篤志學問無他外慕安貧守分不妄取予凡經傳歷代史書以至本朝典故皆究極本末參攷異同歸于至當隨事論著成書不一皆可以傳信垂後而又通曉世務明習法令守郡將漕績效顯著前此朝廷嘗降召命而燾偶在憂服之中今者從吉在即所有元降省劄四川制置司已繳納尚書省外應辰不敢僭易輒有論薦又恐鈞慈欲知其人謹此上稟伏乞鈞照

列薦何耕于視程价與宰執書

應辰竊以蜀在一隅士之有爲有守者往往無以自達于朝廷輒慕古人報國之義敢舉其所知以備采擇謹具下項

一左承議郎充成都府路轉運司幹辦公事何耕早歲類試爲四川多士之冠既而涵養益厚蘊積日富文詞敏健議論詳明皆可以施用于世隨牒遠方恬靜自守勤于職事練達精審

一、奉議郎、知成都府華陽縣主管學事、勸農公事、于轂明敏疏通剖決無滯、廉直公平、久而如一、豪強退聽、胥吏懾服。

一、右通直郎、前簽書資州判官廳公事、程价篤志爲善、當官不苟、汲汲于便民利物之事、如恐不及、凡所措畫、皆有條理、使之疏決通滯、拊循凋瘵、必能稱職、右謹具呈、欲望鈞慈詳酌、隨其器能、特與堂除差遣、以示朝廷甄擢人才、察見幽隱之意、亦以爲遠方士人之勸、伏候鈞旨。

契勘應辰嘗舉何耕充文詞典雅科、又以于轂治狀顯著聞奏、近又以于轂、程价、姓名具劄子上稟、今來所與本路監司列薦、蓋是出于公論、不約而同、所以不避再三之瀆、伏乞鈞照。

薦于轂程价充成都通判與宰執書

應辰伏見左奉議郎、知成都府華陽縣于轂、明敏公正、強立有守、比者聖旨指揮、令監司守臣保明知縣縣令治狀顯著者、應辰嘗以于轂治狀聞奏、乞賜檢照、又伏見右通直郎、前簽書資州判官廳公事、程价、氣識堅明、思慮沈密、奉公如己、見義必爲、頃知蜀州江津縣、革弊撥煩、不擾而辦、繼任資州簽判、兼權州事、去諸邑積年橫賦、補常平累政虧損、戢暴禁姦、皆有條理。

契勘成都府通判、任俊臣、準敕差知涪州、又差下賈仲鍔、已物故、成都大藩、事務繁劇、伏望鈞慈、于于轂、程价兩人中、差一員通判成都府、填任俊臣闕、所貴得人、協濟職事。

契勘于轂、今任已過滿、所有賈仲鍔、身故、成都府已具申尚書省及吏部、皆乞鈞照。

薦鮮于侁任俊臣充守與執政書

應辰伏見買州、漢州、涪州、守臣皆見闕。民政財賦。所繫非輕。又知劍州、賈价、在任四年。未得代。蓋東南士人。往往重于入蜀。而蜀中仕宦者。又以僻在疏遠。無由自通于朝廷。應辰敢輒舉所知。仰備采擇。更乞鈞慈。詳酌施行。謹具下項。

一、右承議郎。知資州鮮于侁。聰察敏健。喜于立事。淹歷世務。所至有聲。今知福州王端明。頃在蜀中。每任以事。而侁于辦事中。不爲暴刻。如根刷契稅。合得食錢。侁一切不受。王端明嘗以四科薦。又舉可任監司郡守。近以避本路帥臣親嫌。陳乞宮祠。

一、右朝奉郎成都府通判任俊臣。名臣之後。好學有立。忠信潔廉。表裏如一。詳練世務。盡心職事。可以爲循良之吏。右謹具呈。伏候鈞旨。

薦楊概充成都教官與宰執書

應辰竊見左承議郎前邛州教授楊概。學問該博。知所去取。議論詳明。皆可施用。端亮有守。不爲苟合。凡四任蜀中教官。士論重之。欲望鈞慈于成都兩教官內。以一闕處之。非獨遠方人才。以蒙朝廷收錄爲重。亦使多士之地。得所矜式。不勝幸甚。

與宰執書

今具申稟事件、下項、一、應辰恭奉御劄。以蜀中闕雨。儻爲旱甚。當作如何救濟。令應辰詳具聞奏。應辰除

已遵稟具奏外。皆是的實利害。不敢有所不盡。伏望鈞慈。特賜詳酌施行。如或給降度牒。即乞于急遞中。先次行下。所委付官司照會。庶幾度牒未到之間。可以那移措置。不致失事。一伏見瓊路最爲荒瘠。官司多方撫卹。今來轉運判周升亨已致仕。應辰輒以知柴州趙不拙治狀奏聞。伏乞鈞慈更賜裁酌。右謹具呈。伏候鈞旨。

與邵提舉書

契勘催科戶長。最爲難事。尋常人戶。當差役之際。不問當否。例須詞訴。比及本州行下屬縣。往復取會。迂回留滯。州縣人吏。得以貪緣賣弄。尤爲百姓之害。某自到任以來。立式行下諸縣。各具都保人戶物力丁口役次。置簿申納。每遇人戶爭論差役。皆令當廳檢閱。如所差已當。人自無詞。即令責認。如所差人委是不當。即追斷縣吏改正。以此稍革賣弄之弊。今者使車按臨。正當夏稅催科之初。藉料所差戶長。須有論訴。僥倖脫免。如事屬所至之縣。敢索案籍。高明洞照。頃刻可了。萬一事在他縣。欲望台慈。只送本州。以憑逐一契勘回申。庶免往復取會。更乞詳酌施行。

文定集卷十四

書

與周參政

奔走州縣。竊見百姓之凋敝。官司之匱乏。未有甚于今日者也。誅求督迫。方且源源而下。其勢不能復堪。將有未易言者。近戶部行下。以今歲下半年賦限七月內令以其他名色。先次兌那。起發一半。此誠國用窘急。有不得已者。今州郡數米而炊。朝不謀夕。豈復有贏餘以相通乎。如去年大赦。堂給所在。紛紛有執持郡守。有毆繫曹掾者。若州郡贏有餘積。肯使之至此。今迫于期會。州既無有。必責之縣。縣必責之百姓。不過科率以取足。而貧殘者又貸緣以濟其姦。竊謂此本是戶部合得財賦。其遲速止數月之間。而百姓利害。便有死生禍福之分。敢望參政。校量得失之多寡。力救此事。以蘇民力。所以消患于未形者。非小補也。昔漢高祖征伐于外。而蕭何鎮撫百姓。給餽餉于內。孫權與周瑜謀拒曹操。而曰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都辦。自古用兵。未有本不先固而望得于僥倖。食不先備。而責辦于倉猝者。仰恃知照之厚。僭易及此。知罪。

又

自上饒登舟。歷四月餘。始抵萬州。去成都尚一千二百里。艱險萬狀。幸而無他。已于閏月十五日。境上交

印。俟到成都。別具啓狀。敵情無厭。仰貽宵旰之慮。詔旨屢下。執不感動。西和州兩捷。敵卽引遁。似聞京西亦然。要皆非大軍。雖或間有出沒。諸將捍禦甚嚴。可以無患。第不知淮上如何。竊見前此用兵。朝廷與諸將意向情狀。初不相通。各行其志。是以每相牴牾。經畫西事。令邊臣具攻守二策。而稟命于上。此其類也。所謂不從中覆者。蓋臨機應變。難以遙制。若乃攻守大計。豈當初無定論乎。至于說者不一。未免有利害之私。勇怯之異。惟平心虛己。無所係累顧望者。乃可以灼見實理。而斷之以至當。此中外所望于門下也。疎拙無取。誤蒙委寄之重。事之所當料理者。非一。尙須續具陳稟。萬里之外。所恃者參政知照。素厚庶幾得伸其區區耳。若坐視病敝。拘文牽俗。苟且歲月。爲自營計。則可。恐非朝廷所以使令之意也。王之奇者。才行俱備。頃京西制置司差權光化軍措畫備禦。數月間井井有條理。已具奏乞以準備差遣處之。伏望鈞慈。特從所請。幸甚。

與吏部陳侍郎

朱元晦、在建安相遇。問學材識。足爲遠器。亦招其來此。帥司准備差遣。傅烘者、信州人。沿檄歸鄉。不復爲來此計。近相見云。明年正月卽乞休致。蓋其家富厚。明年卽七十也。傅雖差下替人。輒欲俟其投下文字。作非次闕申乞辟差元晦。敢望同凌丈見宰執言之。如許得的確。方敢申上也。與宰執書。亦云其詳託吏部兩侍郎矣。切乞留念。仍示報曲折。幸甚。王龜齡、胡邦衡、劉賓之、相繼造朝。當有卓絕切至之論也。

又

某乃者拜狀。伏蒙鈞慈。賜以報答。感荷無量。示諭悉已遵稟。朱迪功熹進修日新。殊未可量也。不知朝廷有以處之否。呂奉議、大倫貧甚。閒廢之久。士論惜之。如主筦財用。若期月之闕。亦可待也。此外如郡倅近闕。無不可者。敢望鈞慈。特賜矜念。前此鼎州甚得士民之譽。凌侍郎能言之。併乞垂察。

與宰執

比者輒具啓狀。候問門下。庶幾下情得以上達。歲晚寒冽。恭惟論道餘暇。天神交相鈞候。動止萬福。仰恃平日蒙被知遇之厚。敢以私懇冒瀆鈞聽。某家世農業。其爲生之具甚微。類皆耕而後食。織而後衣者也。一鄉之內。版籍所載。未嘗有以官爲戶者。至某始得一官。其區區之心。非特以仰事俯育而已。兄弟宗族。若內若外。所欲以相收相恤者。非一。皆其義所當爲者。而某自從仕來。其閒居者。至于十餘年。其遠適者。至于二三千里。間者出守婺州。才數月爾。藥傷補敗。百未一二。而大禍仍之。屏伏墳墓。艱窘萬狀。支綴喘息。僅至今日。大抵二十五年間。所望以相收相卹者。其貧者日以困。壯者日以老。老者往往物故。僅有存者。每念至此。若鍼刺之在肺腑。重以逋責之未解。而有過時之負。婚嫁之未辦。而有不及時之憂。此皆寢食所不遑安者。如蒙鈞慈。裁賜一外任合入差遣。使得黽勉職事。上以補報萬一。而下以遂其私計之如前所陳者。不勝幸願。昔唐杜牧以私計迫蹙。求爲刺史。以爲甚于墜井者求出。執熱者濯。且其言曰。爲刺史。則一家骨肉。四處皆泰。爲京官。則四處皆困。某事勢正亦類此。干犯威重。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與趙總領

竊聞調夫饋餉。恐或漸及內郡。想亦非得已者。不知近日邊報如何。敵人有通和之意。理自可信。但須待朝廷議定爾。若免調發幸甚。使司必知其詳。敢望示報。近有論此事者。謹錄其要切之語。上呈。恐或有可取也。鬻爵今四年。前此使司約束。不得抑勒科敷。今州縣乃欲一旦趣辦。官吏曉事者少。散遣弓手雜職。輩徧滿村落。凡稍有生業者。例皆逮繫。重以箠楚。未必有所濟。徒爲胥吏輩膏澤之地耳。累有來投牒者。皆未敢盡行。或謂若請于朝。易以度牒。則不待科敷而可辦。不過遲數日耳。未知使司利害如何。頃在禹唐嘗乞以所降將仕郎綾紙易牒。朝廷不惜也。偶有所見。不敢自外。率易言之。尙冀台照。

比者。輒以傳聞臆度之言。轉達台聽。孔子所謂道聽塗說。與夫未見顏色而言者。蓋方寸怵迫。不暇顧慮。且恃盛德雅量。憂民之憂。必有以照其不得已也。伏辱誨翰。委曲開諭。豈勝悚荷。蜀道運糧。自古難之。以漢武帝之威令。而發巴蜀萬人轉粟。民至驚恐逃亡。以諸葛武侯之才略。閉關息民。訓農積粟。治斜谷邸閣。作木牛流馬。可謂謀無遺謫矣。然每出師輒有乏絕之患。亦可見也。今幸歛騎引退。民得休息。至于長慮卻顧。爲經久之計。此誠不可忽者。第反復思之。諸葛武侯軍所從出。先有定計。然後移粟以就之。然猶不能善其後。今乃因敵應變。其來不測。而欲多方以備之。其難愈甚矣。實未知所以爲策也。

與張魏公

達去門下。積有年所。拳拳此心。惟是與天下之人。朝夕瞻仰。方時艱難。大旱之霖雨。未足以喻。伏承詔書。

起鎮建康。朝野交慶。宗社增重。恭惟下車開府。百神扶相。鈞候萬福。大駕巡幸。相公去國之久。愛君之切。今茲進見之際。誠意感動。精神聚會。厥孚交如。所以開天下之福。實在于此。會逢其適。殆有不偶然者。伏乞順時倍保鈞重。以對揚休命。主上聖德日新。今者僕射相公從容啓沃。但言聽計從。有以仰答天意。則陟降左右。孰非機會。不勝區區仰望門下之誠。敢此布稟。心之精微。蓋有言不可及者。伏乞鈞察。

又

僕射相公。居守筦鑰。而朝廷隱然增九鼎之重。方衆情危疑。疫癘繼作。鎮撫綏靖。中外蒙益。茲者主上顧憂兩淮。付以經畫。詔旨一下。輿論交慶。伏蒙乘諭敵人曲折。仰見憂時憫世之志。如周公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也。竊謂方今國用空虛。百姓窮困。將無功而已驕兵未戰而已敝。正當恐懼修省。以內修政事之時。誠能果斷力行。積累其政。則期月三年之效。固亦未晚。今者相公節制江淮。外治畢矣。仰惟威嚴德望。足以振士氣。安人心。其于更革宿弊。興建奇策。人既信服。事半功倍。庶幾愛養根本。保固藩籬。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天下幸甚。惟是任事之難。自古所歎。如種蠡蕭曹。表裏相應。然後無一可恨。至于進取之舉。又須量力相時。見可而動。乃能仰承天意。昔者相公當國。淮西叛兵。蓋亦淺事。舉朝讙譁。前功盡廢。蓋既未信而又莫助也。今日居外。尤非昔比。事體勢力。又不同矣。諸葛武侯所論六事。大概謂兵不可不用。而成敗則不可必。意恐不察者以舉事一不當。而輕沮大計。故丁寧委曲以曉譬之。以武侯得政之專。而念慮及此。蓋多懼矣。頃讀蜀史。竊有此論。今蒙相公指示。故敢忘其僭易。輒復上稟。未知淺陋之見。果能得古

人之意否竊祿無補。求去未獲。而諸公以戶部繁劇。猥使承乏。材力短拙。朝夕愧恐。惟民勞財匱。與所以致弊之由。不敢不爲聖主言之。他未知計之所出也。相公矜念致厚。有以教督其愚。甚幸。未即前侍。伏乞倍保清重。對揚休命。以爲宗社之慶。

又

仰惟僕射相公。以盛德碩望。鎮撫內外。民心既安。士氣復振。天下幸甚。至于克勤小物。夜以繼日。竊謂宜有所減省。以怡神養壽。此非獨門下士之私情也。敵人變態不常。相公長慮遠畫。出于萬全。方且厚固吾圍。爲不可勝之備。或傳諸將頗欲乘間伺便。時有侵略。竊恐無益于今日之大計。不足爲也。東晉之末。微弱甚矣。猶能近取兗青司豫之地。然而果何益哉。傳聞之言。亦未必然。相公必有以裁之。特恐萬一有之。故僭易上稟。伏乞鈞照。

又

迺者都下參候。蒙與進之意益厚。惟綿薄、學力不彊。無能仰稱萬一。至于內自愧恐。而求所以稱者。不敢以頃刻怠也。八月之初。得請去國。奔走道路。十月末始到福唐。苟無疾苦。皆庇貺所及。相公去此雖久。而斯民愛慕未嘗少替。惟相公所以致此者。敢不黽勉求之。以無負平日教誨之重。更望時賜警策。使得奉以周旋也。無由前侍。伏乞倍護風采。對揚休命。以爲宗社之慶。

與張敬夫

伏承僕射相公再正台席宗社之福中外交慶昔呂正獻當國伊川先生以爲原明之助爲多此亦今日善類所望于敬夫也輒有一事雖已稟知丞相尙有未盡廣西之寇久未平定蓋所以致寇者非一也說者以爲百姓凋弊日甚而官吏貪殘無已連年荒歉餓殍滿路而州縣不肯檢放租稅官兵俸給數月不支而帥守監司爭獻羨餘其他政事大抵類此百姓嗟嗟無所控訴以爲良民則坐而待死爲賊則生此民之所以從賊也屠將官高居弁執郡守劉長福破高害化三州此其顯然可見者而我之所遣既非良將又非精兵糧又不給官司行移賊皆前知而我初不知賊之動息賊醋飫酒肉而官軍嘗有飢色所以每出輒敗至于死事之後無銖兩之報人皆以爲戰則死退則生此官之所以不能制賊也傳聞之言如此未知朝廷所聞如何或謂州縣兵將更相蒙蔽帥守監司未必盡知一路之詳其所知者又不盡以告于朝廷也今若不究其病弊更張而一洗之則其患豈特如前而已哉近除何直閣知靜江自此遠方利害之實必能盡以告于朝廷矣何帥之意欲乞朝廷差官兵三千人仍領將官之可委者蓋欲示以聲勢使賊有所畏庶幾可以撫定又須應副錢糧如度牒官告之類無窮也廣西見闕一漕若得鍾世明爲之可以協濟又須明降指揮以寇盜未息促其之官非獨得免稽滯又足示中外以用之之意也帥司舊有參議官近年不除欲得新知峽州呂令問爲之若朝廷徑除固幸不然當有所請矣望一一稟知丞相也昔儂智高叛初遣楊畋曹修再遣孫沔余靖皆無功至狄青出乃克人皆以爲討賊非書生事而劉原父獨以爲前此諸人皆有所牽制及青之出僚屬得自辟除官吏得自廢置財賦得自移用將士得自誅賞

此其所以成功也。況今日事體。種種皆非昔比。若朝廷不留意假借責任。則雖有能者。亦無所施其巧矣。

與漢州張知郡

伏蒙頒示先天之書。探索隱奧。會歸于一。見所未見。幸甚不可言。昔之學者或流于術數。或溺于虛無。此書之傳。使人知聖人之道。皆吾性分日用之事。其所以覺後覺多矣。且聞吏牘滿前。高明洞照。簿籍立解。莫不中者。蓋法如是。故非彊爲也。所治者大。當又有不可量者矣。頃蒙示諭。殊荷忠告之意。凡蜀中事之稍大者。皆已縷悉具奏。尚未見行下。邊上似稍寧息。近聞金使來聘也。諸有可以振其不逮。願聞之。

與待制張提宮舍人

承乏如昨。第居民頗苦疾疫。竭力救療。幸亦少定。渠流通快。勝于去年。農事可以及時也。忽得金字牌。令制置司抽差四路廂禁軍二千五百人。與吳侯正兵相兼使喚。可以免差募篙梢之擾。回奏已條陳其不可。未知有能益否。要之諸公一切受成。而異論雜出。一東一西。但只民被其害。無時而已耳。家兄在諫省僅月餘。乞出。得江西漕。今當到官矣。林安宅大諫、王伯庠副端告詞。有若乃矯激以沽名。輕躁以觸機。使聽者難于從違。非國家之福之語。蓋有所指也。林王業皆求去。曾懷自度支郎中除權戶侍。其他縷縷非紙上可究。元章未聞來期。龜齡書云。欲力請奉詞。未知能如意否。

與王宰

比因還介草率上狀。玆者洊辱書誨。不勝慰荷。仲夏暑雨。恭惟王事多暇。明神叶相。尊候萬福。竊祿無補。

日以愧懼。不足爲故人道也。武陵官況。當益有可樂。凌丈舍人遽易地。未知後來如何。示諭敢不在念。第諸公皆非相識。俟有可告語者。謹一不忘也。其他委令亦幸勿外。困于人事。無少暇隙。姑此布敍。殊不逮意。惟冀順時保重。前迓休寵。

與呂逢吉

呂與叔中庸解聖人有所不知。聖人有所不能。乃云用者顯著而易知。不用者微密而難知。此謂費而隱。易知者易能。難知者難能。蓋易知易能者。常道也。難知難能者。至道也。知音者瞽矇之所及。知味者爨人之所及。及其至也。雖以聖人之知音知味。不如師曠易牙之精。此聖人有所不知也。如此。乃是師曠易牙能造乎至道。而聖人反不如也。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之心。呼蹴而與之。行道之人皆不屑。及其至也。充不忍人之心。充無受爾汝之實。則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君子之道四。孔子自謂未能。此聖人有所不能也。聖人有所不知。語小者也。有所不能。語大者也。引證之意。與前有所不知之說。兩不相干。中庸之說一也。前以爲語小。後以爲語大。不知何所見而云。此一章灼然可疑。不知與叔何故乃如此說。未知左右本亦然否。既云易知者易能。難知者難能。則易知者卽易能之事。難知者卽難能之事。又豈當以知爲小。以能爲大乎。竊恐非與叔之言也。

又

婺卒至。伏領賜墨。存拊勤勤。伏讀再三。仰頤至意。蓋不知應辰之不可教。將期之使勉焉于斯道者也。內

省涼薄。不可大受。徒知感服而已。惟其平日所聞于師。與夫今日茫茫岐路。未知適從者。敢因是取正于門下。伏惟幸察。昔人嘗謂能碎千金之璧。或失聲于破釜。能搏猛虎。或變色于蜂蠆。蓋未聞道之心。照物不澈。是以若是不一也。士方平時勉強爲善。何所不可。至于事有出吾念慮之所不及者。其不失聲而變色幾希矣。每念至此。若芒刺之在胸臆間。居常惴惴栗栗。猶救過之不給。況敢語其他耶。頃嘗以是請問子韶先生。先生曰。學莫先乎致知。古之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以明明德于天下。則本于格物。自充實之美。輝光之大。大而化之。以至于聖而不可知。則本于有諸己之信。存其心。養其性。以事天。則本于知性。誠其身。以悅乎親。以信乎友。以獲乎上。而治其民。則本于明善。且不先知之。亦何以行之哉。世所謂善。從而善之。從而行之。雖能終其身焉。謂之彊學力行。則有之。而非道也。是故好學近乎知。而非知也。力行近乎仁。而非仁也。知恥近乎勇。而非勇也。三者固善矣。然使其行矣而不察。習矣而不著。由之而不知其道。則亦衆人耳矣。惟卽吾所學所履而求之。而後知夫仁之爲仁。知之爲知。勇之爲勇。則知所以修身。所以治人。所以事天矣。然而孟子曰。勿忘也。勿助長也。忘焉者。是不知道之可求。忽焉而不之省也。助長焉者。是急于求道。而陷于私意也。一有私意。與道二矣。是故私意之患。與忘道同。汝輩于求道之際。宜以自儆也。信師之說。循而求之。二年于今。所恨雖有此志。未能顚沛造次必于是也。不知何以免二者之病。得一意于斯道乎。夫勿忘是也。欲勿忘也。而求之。常近于助長。二者之閒。將何以處之。宮便舍人。誤相期待。有意篤之使有成。雖知不稱。不敢不勉。願推日用之餘。明賜指示。以開未悟。請得以從事焉。困蒙遠實。獨學

寡聞古人以爲懼況于應辰乎瞻望席下以日爲歲急于有聞不暇面見而請焉吐露本末不覺忉忉仰溷台㫐豈勝悚悚

慰魏邦傑

某頓首再拜恭以先丈承事襟抱疏闊不以膜外易所以自樂者天既畀之賢子矣況平時飲啖步武往往少年所不能及謂且百年以享榮養以爲世之修德者勸豈意遽止于此聞者皆爲之驚嘆而交游聞之重以痛惜而不能已也伏惟孝心純至當此荼毒攀慕哭踊何以堪勝奈何奈何惟先丈之令德而有邦傑之賢以爲之子有呂丈名德之重而實爲之志其墓此三者皆足以不朽矣更冀痛自節抑思夫往者之所以不朽在我也不以無益而傷生此實朋遊之至望初聞欲歸葬于常山意得面慰繼聞俯徇邦人戀戀之情遂輟初議日念以尺書道區區雖每與侍郎通問不敢以此等事煩之恐其有所忌諱他又無便遂至今日殊用愧悚錢五千陌漫致奠儀菲薄之甚併冀垂察比聞已遂襄奉不知得地何所吉人所歸宜不偶然寓居復在何地區區不勝懷念呂舍人丈遽棄斯世豈勝云亡之痛想左合雖在哀疚中其悲悼之情亦有不能已者已就信州城北十里卜葬諸孤謀往婺州依其二叔父不知曾通問否先丈埋銘乃其絕筆矣儻已刻成因便願求一本且恕干瀆也匆遽具疏不盡萬一

文定集卷十五

書

與朱元晦

近建安附示手誨。慰荷無量。當暑、恭惟尊候萬福。某碌碌于此。日益愧負。思見君子。且謀所以當如何者。此心往來。如飢如渴。近事復益可慮。雖在疏遠。豈能弭忘。張眞甫爲德不竟。然此君實有區區之心。孔子稱管仲有仁之功。若眞甫之功實近之。示諭當以爲戒。誠是也。羅丈語錄。得之甚幸。尙有可疑者。謹具別紙。他日龜山集刻板。併以諸家語錄附之。不必送延平也。羅丈語錄中。有可疑者。不居其聖。與得無所得。形色天性。與色卽是空。恐難作一類語看。有事君人者一章。頃嘗問王丈信伯。有次第否。王丈云前兩句有次第。後兩句難分。又問同是一章。若如此說。則語脈不貫穿。王丈云。恐如信善美。須有次第。至于大也、聖也、神也。豈可分優劣。正與事君人者一章相似。神廟時。富公嘗薦荊公爲翰林學士。韓魏公不聽。按神廟時。韓富未嘗同朝也。（原註）韓魏公罷相。荊公乃召。荊公曰。絳之相。非維意。（原註）熙寧七年韓子華再相。八年荊公再相。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原註）嘗見胡明仲說明道以上云云。（原註）驩兜薦共工事。偶見于堯典。崇山蔡太俊敏常抑之。玩物喪志之類。驩兜共工事。之放。恐未必爲薦共工也。荊公正如此說。道不足以任之。故有典。典不足以治之。故有刑。（原註）此語如何。不屈于法度之威。（原註）此恐未足以盲舜。裔海之事。誠非獲已。令益寬所入益微。然更當

思所以救之。折張之政固爲未遠。然今日事勢。豈可同年而語。自葉左丞作帥。盡以郡中財賦之餘。獻諸朝。今爲歲額而帥司諸色糜費。昔取之郡者。皆帥司自辦。又立定寺院納官之額。蓋不如此。則不能有餘以爲獻也。既而拘定寬剩錢（原註）鐘世明所爲寺院益以窮蹙。所立之額。又不能如數矣。而朝廷發下養老軍員。揀汰使臣軍員。動以十百。皆昔所無者。近年以來。方有事于征討。召募、調發、糴買、打造、之類。符移日至。殆不勝其應接也。若窮而不變。未知竟如何耳。

又

某所欲言者甚多。初謂秋涼。或可再得承教。今遂未可卜也。殊以悵仰。諫省二公論龍大淵、曾覿、未報閒、卻各除知閤。仍兼舊職。金給事、周舍人、相繼論其不可。中批語甚峻。二人皆待罪。有旨無罪可待。劉諫除工侍。而張眞甫以待制知會稽。眞甫陳義甚力。引富韓公司馬溫公、辭副樞事。未知能必行其志否。郎官李君樸、林栗、緣禁中點檢小使臣升陟狀。而二人所薦乃雜流。批出詰問。既而各展磨勘。蓋上于細務。一一省覽如此也。

又

見報有旨引見。而未報登對之日。竊計誠心正論。從容獻納。所以開導上意者多矣。信來倘得聞一二。良幸。李愿中先生。十月半間見訪。館于眉壽堂。方說話間。忽覺欲仆。急扶之。問其無所苦否。則曰無事無事。

尋卽不省人事。舁之就榻。則已蛻矣。後事皆親爲料理。似可無悔。建安簿已扶護歸鄉。想聞之。必增惻楚也。

又

蒙以延平先生銘文見屬。自顧不腆。何足以發明道學之懿。所幸元晦論次皆已詳備。庶幾有所證爾。福唐久旱。奔走祈請。殊未霑足。朝夕凜凜。不知所措。奈何奈何。有以教督良幸。魏公再往淮上。其意必有不可得而聞者。第合堂同席。一東一西。不知如此做得否。令人念念不已。竊聞元晦他日必再到延平。倘因而下顧。莫大之幸。

又

見許下顧。朝夕以冀。下旬卽遣人往也。温公答明道帖。論橫渠諡事。欲附見于龜山集中。切望錄示。魏公與水軍統制、魏尙復官言者以爲不可乃止。遣王錢兩侍郎撫諭兩淮。仍措置。他無所聞。

又

兵級共七人。謹遣聽使令。自此數日。以待來臨。王龍二使還。自盱眙力言淮上無備。士心不固。所以遣宣諭更戍兵。又督府方治淮東總領司事。而洪總領入對。復言督府之失。所以令總領每半歲、或一歲、入奏。魏公必以罪去。但未知輕重如何耳。

又

某舟行至安仁。而聞魏公八月二十八日薨背于餘干。雖道路之人。亦相與咨嗟痛惜也。前者之約。孰謂事乃至此耶。

又

某到闕下。留旬日。兩得入對。第訓諭所及。責任甚重。殊未知所稱塞耳。元晦奉祠之請。亦嘗言之丞相。問甚詳。其意甚遲疑。且云如此。是棄賢也。張建安之行。初者堂白。皆欣然許可。適有減罷員闕指揮。諸公以令行之。初殊難之遂已。此外有幹辦公事兩闕。見任人皆堂除。臨行乞從本司辟差。亦既得請。但闕在一年之後。又未知肯俯就否。行止非人所能。良以自嘆也。敝廬使請和。朝廷亦欲報之。聞海泗皆已撤戍矣。自此須稍休息。但未知何以善後耳。陳丞相判紹興。比弋陽相見。足疾如故。若出。則須過關也。

又

伏蒙示諭一字之失。仰見忠告之嚴。誠當如此也。伊川于濂溪若止云少年嘗從學。則無害矣。康節之學。豈敢輕議。所以舉和靖者。正欲明從遊兩字太重耳。東坡初年。力闢禪學。如鹽官縣安國寺大悲閣記。省記不分明。其中引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之類。其後讀釋氏書。見其汗漫而無極。從文關西等遊。又見其辯博不可屈服也。始悔其少作。于是凡釋氏之說。盡欲以智慮億度。以文字解說。如論成佛難易。而引孟子仁義不可勝用。子由又有傳燈錄解。〔原註〕見集中。而子由晚作老子解。乃欲和會三家爲一。此蓋氣習

之弊。竊以爲無邪心。謂其不知道可也。君欲指其失以示人。則如某事某說明。其不然可也。若概而言之。以與王氏同貶。恐或太甚。論法者必原其情。願更察之也。

又

別德寖久。邈在天末。無復講習之益。豈勝勤仰。去秋上狀。幷納所寫李先生墓誌。不知已到否。春氣淸和。惟尊候萬福。便中再辱書誨。良以慰荷。示諭蘇氏之學。疵病非一。然今世人誦習。但取其文章之妙而已。初不于此求道也。則其舛謬牴牾。似可置之。濂溪先生高明純正。然謂二程受學。恐未能盡范文正公一見橫渠、奇之。授以中庸。謂橫渠學文正則不可也。更乞裁酌。李先生墓誌。寫得甚草草。其間有謬誤處。請徑爲改正也。論語集解序。益簡當。所恨不見全書耳。蜀士甚盛。大率以三蘇爲師。亦止是學其文章步驟。至于窮經攷古之學。則往往闕略。未知究竟如何。橫渠先生之曾孫。流落在蜀。有橫渠語錄。前所未見。又文集。亦多于私家所傳者。俟有的便納去。幸爲審訂也。

又

某承乏無補。重以目疾廢事。丐祠未獲。嘗再請也。種種非紙上可究。應求秉政。足爲治表。未知其得仰志否。僻遠如坐井底。報狀大率兩月餘方到。惓惓此心。終有不能已者。查元章明敏時得相見。稍慰寥落。此外惟王龜齡、張眞甫、通問爾。某拜問尊夫人壽履康寧。以次眷集均福。有所委令。願聞之。邵康節子孫。大抵不取二程。蓋私意也。邵公濟作聞見後錄。有一段謾錄呈。不知果是伊川有此帖否。又伊川集中論殺

薄昭事元晦以爲何如。

又

丞相云嘗作書相招。又以堂帖促行。蓋自得上巳手帖後。寂無嗣音。不知君子之行止如何。朝夕勤仰。夏暑雨。恭惟德履祉福。元晦當一來似無可疑。若既到之後。或有未安。又在我矣。要之、自處既盡。然後可無愧于道也。願以此道爲準。不必過爲疑慮。某疎拙。最無補。猶覬未罪去間。或得瞻見于此。以展發所欲言耳。

又

某奉祠如昨。第日昏殊甚。稍勞勩、即或全無所見也。又偏身疥癩。坐臥不安。疾病如此。未始寧息。而離羣索居。了無進修之益。朝夕愧懼。西銘通書兩書。當置之座右。以求所未至。竊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東西二銘。所以相爲表裏。而頃來諸公。皆不及東銘何耶。前蒙示諭。于平易處蹉過。益見體道之功。久而日親。道無遠近高卑之異。但見有不同爾。然方其未至也。雖欲便造平易而其勢有未能者。曾子聞一以貫之之說。因門人之問。而曰忠恕而已矣。蓋其見得明白。行得純熟。如飢食渴飲。非有奇異也。每念此事。非億度言語所能及。尙幸時有以警發其愚陋也。陳明仲、篤志爲善。甚不易得。其當官諸事。想能書中詳言之。但可嘆惜爾。

又

某屏居如故。第目昏益甚。亦良苦也。許寄楊文靖。胡文定、帖、甚幸。朱公掞帖。見令摹本別寄納。伊川先生文字。亦逐旋據檢到者送伯恭矣。婺州所刊橫渠集。近方見之。前此所得本亦寄他處。忌日之變。見呂和叔集。蓋必傳之橫渠也。塵史所謂者。更看伯恭報如何。敬夫正月間一病甚殆。今雖良愈。尤當加意調護。要須止酒乃善也。

又

某兀坐荒山。惟日瞻仰。奉八月二十八日賜教。慰荷無量。冬寒、恭惟進修有相。尊候祉福。某諸僅如昨。雖此閒居。略無進道之益。每切悚懼。思見君子。尤不能已也。太極說既欲指示人。豈免剖析。然其理則一而已矣。無可疑者。上蔡所學精到。文詞又足以發之。每服膺焉。來教所諭誠然。此學之所以不可已也。竊承有修言二書甚渴見也。易傳後敍。傳易堂記。俟更檢討別拜聞次。陳明仲家事。初不之聞。當作書報之也。

與黃岡人

比因還介上狀。當即呈達。今因妻兄專詣門下。復附此紙。此間哀苦窮愁寥落之狀。可問而知。不重說也。內外食口。亦四十人。因讀信天緣堂記。所謂世間寧有一門同日困于無飯者。天之所賦。自應不闕。先生之言。端不我欺。既以自解。復借之以止兒啼。而解客嘲也。無由瞻見。惟乞倍萬珍重。即還禁塗。以慰上諭不次。

與呂叔潛

某承乏如故。第冬春久旱。奔走祈請。終未見效。不勝悚恐也。魏公再相。雖出獨斷。不知能行其志否。種種似未免俯就。雖古人有之。亦已難矣。兩月之間。並未見其施設。必有所甚重者。徒令善類嘆息瞻仰而已。季文竟去。亦失于見幾不早爾。舍人恩澤事。僅得季文書。魏公欣然以爲當還。切須及時料理也。伯恭今安在。兩日前作書託韓無咎附便。亦只是報此。朱元晦到此一月而歸。其學問精進。所養益厚。所謂日新而未見其止也。恐欲知故及之。妻弟與尤延之皆欲來此。久未聞近音。

與喻玉泉（原註）玉泉在蘄。

前所說王晉老大夫。不待按脈而知人病者。近得延平守相見。論病甚有理。蘄州黃梅村中。有周先生者。異人也。江州、祁居之尹和靖之高第。嘗患鼻中時有碎骨出。周云乃飲甘棠湖水所中。以生薑爲末服及一秤。則此病自愈。已而果然。問之云水有屍氣。觸其骨。飲此水爲氣所薰。鼻先聞之。所以有此病。惟生薑性烈。可以入鼻。久之乃能蕩滌諸穢。所以能愈也。其他異事甚多。更無取于人。王晉老亦稱之。遠方乃有此人。豈易得哉。辟親之事。恐未須忙。前日見二公。卻忘記說。鄰人聞人刪定其子爲張晉彥壻云。晉彥留之。他日欲送安國往成親也。向說沈洵者。今亦爲晉彥壻矣。

與張真甫

某承乏無補。日懷愧悚。仰望超然遠引之舉。如樊籠之羨雲霄也。馬船事。前奏尚未下。既而騷然煩擾。益

悔所論之不切。比復再論。副本謹錄呈。聖人所謂汝弗能救與。是誰之過者。其敢逃罪也耶。李竑、新州編管。虞參政知建康。王暾春、官直學士院。程叔達丁憂。塗中想亦自見報也。

與何運使

論語集解得以細覽。不專己見。不尚文飾。而惟其義理之當。尤以嘆仰。頃承諭及文中子。嘗見司馬溫公行狀言有文中之補傳一卷。比方得之。謹以錄呈。其所去取大概略盡矣。此外如云楊素、李德林見之類。尤爲可笑。論語于三家必云季康子、孟懿子之類。必稱孔子對曰。蓋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安有身爲布衣。而于當時之執政。而曰素與吾言。德林與吾言。云云耶。

與陳樞密

某疎拙無取。謬當閫寄之重。曠日持久。寇無報効。疾病侵凌。愈難黽勉。怨仇叢聚。理必顛隮。力丐奉祠。未蒙矜察。仰惟樞密知院。知照素厚。倘得借以餘論。使某得免于罪戾。遂其分願而去。亦所以爲國計也。幸甚幸甚。廟堂登用正臣。中外拭目以觀舉直錯枉之政。然右府之事。亦固有未易爲者。竊謂如劉賓之襲釋之、劉子駒、縱未還朝。豈宜久置閒散。朱元晦、直諒多聞。然已除武學博士。今若更除都下一差遣。其人必有以報補知遇。裨贊盛德。馮圓仲之家貧困特甚。若得復官致仕。庶幾不絕祿食。猶可存活。此皆善類所望于門下者。前所稟任俊臣已蒙朝廷除知涪州矣。蓋良吏也。

又

遞中伏蒙枉賜誨翰。仰見存眷之厚。至于詢訪時事。委曲周密。又見所以任重慮遠之意。此不獨某所當拜而賀也。天下幸甚。蜀中人才有張行成者。頃嘗薦之蒙召對。除郎中。兩月引去。今知潼州府。其學博而尤邃于易。其才高而尤長于理財。賦毅然有捐軀徇國之志。惜乎朝廷用之不盡也。然其人老矣。不能復遠出。若就四川有重難職事付之。必能稱辦。又有左朝散郎前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李蕭某。近嘗以其問學行義具稟。必已仰徹鈞聽。如此人者。非獨蜀人未易多得也。蜀中監司郡守闕員。除已奏聞外。如張待制震。正是精力強明之時。而退就閒地。殊爲可惜。又有左朝請大夫郭印。老成詳練。恬靜有守。士論所推重。雖年垂八十。而精力不衰。尚可用也。財用不足。今日之大患。竊見朝廷命令更易不常。暗所耗失。自不爲少。只以四川論之。如乾道元年。令宣撫司差兵五千于鄂州防秋。到未數日。又復發回原所。調發往來。津遣犒設。沿途供億之費。不知幾何矣。又于總領所取鐵錢百萬貫。欲應副兩淮。先發十七萬。船腳之費。居其大半。尋卽罷之。近日令制置司抄造錢引紙工料之直。約二十三萬貫有奇。起綱糜費在外。今又以無用令罷矣。推此類言之。若審于出令。亦節用愛人之一端也。民力困竭矣。而建言者每爲掊克之請。州縣匱乏矣。而當官者競爲羨餘之獻。皆非治世美事。孰若治其本而末自應乎。自古南北分爭。事變非一。未聞比人浮海用兵者。惟金人獨出于此。亦是多爲岐路以困吾師。蓋彼視民如土芥。初不計其失亡也。使其無膠西之敗。遂能深入。亦送死耳。凡海船之來。必候潮然後能入港。易舟然後能登岸。誠有強弓勁弩。乘高據要以待之。可使坐斃也。若海船不用。其所省當以百萬計矣。武學博士朱熹不知鈞慈有以處

之否。衆人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也。伏乞留念。某頃在東南。所聞蜀中事。今既親見。乃知所聞謬誤多矣。大理陳少卿。既親見又詳審其心公平。乞詳細詢之。庶得其實。蓋有非書所能盡者。吳宣撫二月二十一日。急召其二子知利州、綿州者。既傳其所苦已自安然。二子尚未回任也。某仰辱下問。輒此縷縷上稟。僭易知罪。

答李仲信

某蒙恩兼職翰苑。尤非所長。方力具辭免也。示諭益以愧悚。酌古要論。舟中得細觀議論宏博。筆力雄健。欽嘆無已。其間鄙意有所疑者。輒具別紙。竊謂文章之用。不過敘事與明理而已。理中有事。事中有理。然事必得其實。理必得其正。東坡以言語妙天下。而制科文字。或未免語焉而不精。擇焉而不詳。如賈誼一論。謂當先交絳灌。使其不忌。然後舉天下惟吾所欲爲。安有立談之間。遽爲人痛哭者。賈生痛哭之時。則灌已死。絳已之國矣。此非其實也。先交絳灌。而實欲取其權。此非其正也。致使王荊公得以藉口。故區區既竊嘆仰。又願審處之。必蒙照察也。其餘三編。續奉報。

與呂子厚

某方念不獲嗣音。伏辱書誨。慰荷無量。正獻文集等跋語。殊愧不稱。昔嘗聞于紫微舍人。以爲伊川祭文。最能明正獻之心者。區區輒述所聞。然精微之際。未敢謂僅能勿失也。垂諭過厚。尤以悚仄。匆遽上狀。不能逮意。尚幸裁照。

答蘇仁仲

某竊惟年德之高而經緯本末足以表式斯世言論風旨足以開益後來顧乃僻在一涯超然物外蓋識者所共嘆息才難之患今日尤甚時而出之政恐不免耳丙辰時議高識卓見者燭照數計三十餘年間效亦彌可睹矣而談說者云云猶如故況在當時乎聽察之間所繫大矣益可嘆也示諭改奏文字大抵吏文稍涉疑似必取決于朝廷不然雖徒決無益蓋近例如此所以不能專其他曲折有尺書所不能盡者殊爲愧悚

與李運使

某山居絕無外事可以一意觀書第目昏日甚殊相妨也又聞頗苦目疾此中年嘗患而應辰特甚耳沈存中方每日用白湯沃洗勝于服藥不知曾行之否邊報竟如何目前未見其可恃以無恐者但幸其無他耳仲秉緻還曾覿詞頭尋趙舍人歸遂行之卻不報行也敬夫中批知袁州次日除鄭藻儀同文潛殊不曉第恐亦難久也賢良召試辭免文字極得體第恐命再下亦須一出耳幸望審處之墾田之議頃于邸報中見之頗訝其首尾不貫穿今得見全文甚幸乖崖堂記所謂發潛德之幽光非可爲淺見寡聞道也大抵實錄乃王欽若主之如澶淵之役竟不及寇萊公一字而其自辨處甚悉也永叔原父等文字多奇絕處方欲謀一定居之地盡裒集所有藏之他時可錄寄也

答劉樞密

垂諭力陳時事。非特以退爲諫而已。尤見所以非苟然者。昔韓忠獻與司馬文正公書云。竊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爲念。懇辭樞弼。必冀感悟上意。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蓋世人但知溫公辭官之爲高。而忘獻獨明其心也。比者時事紛紛。更見先知之明。衆益嘆仰矣。某素辱知照。尤不勝拳拳之誠。屬目昏日甚。沃洗數百遍。僅能勉強執筆。不能詳謹。乞賜矜察。

答梁子輔

伏蒙垂諭溫建二守曲折。竊謂三仁夷惠之行不同。而孔予皆以仁予之。蓋本無私心。各行其志。不足以相非也。三仁固更相爲謀。使夷惠而同時。則亦必以心相知矣。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又自謂直道而事人。則其和也。豈苟同而已哉。孔子之于夷惠。固無可無不可。然而旅泰山。伐顓臾。則責由求以不能正救。蓋有不得已者矣。惟發于誠心以敬君愛民爲念。而不敢有一毫顧恤毀譽。計較利害之心。以盡人道聽天命可也。天下之禍。固有養成者。亦有激成者。西漢張禹孔光之流。阿附唯諾。專其身謀。以至大盜移國。而莫之誰何。此養成者也。東漢之君子必欲與小人立敵。終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此激成者也。然則爲君子者。豈無中道于其間哉。伊川先生嘗曰。中則正矣。正未必中也。世蓋有正而未必中者。不可以其未得中行。而謂之不正也。正未必中。學者所當玩味此語。體究此理。以常自省察。某愚陋衰惰。蓋惴惴然恐不及者。乞賜指教。幸甚。

答尤延之

蒙喻劉陳二公。此皆一時宗師。尤難措詞。頃嘗問呂居仁丈。神宗實錄、張天祺、張橫渠、傳。殆非尋常文士所能作。呂丈云。此兩傳皆是范純甫自做。他人豈易及此。天祺傳言新法之害。當與王安石分受其過。橫渠言乃考索所至。非默識心通。今此二公恐亦類此。輒以所聞謾錄呈上。舊見范忠宣、王正仲、曾子開、皆云元祐間有朋黨之論。忠宣辨尤力。錄歐陽公朋黨論以進。忠宣奏議言行錄皆可攷。然竟不知何人爲黨論。其論指何事也。後得一書曰。元祐密疏者。有劉器之一章。分王安石、呂惠卿、蔡確之黨。各具姓名于其下。方知忠宣所爭者此也。器之盡言集。亦不載此章。元祐密疏。李仁甫曾借去。錄本留史院。恐須載併及忠宣所論于傳末。瑩中再作四明尊堯集。爲悔過之書。以寄器之。器之答云。神宗未嘗師安石。安石豈足爲聖人。昔既稱道如此。今乃置之僭逆悖亂之域。是非去取。有非鄙拙所能曉者。然事君行己。苟亦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已矣。事君行己等語。蓋亦察其心也。又有書與楊中立。以爲不辭一身之有過。願成來者之無過。陽答以賢知過之。則道不明不行。安能成來者之無過乎。因及禹稷顏回事。或出或處。皆當其可耳。瑩中齒長而答書以先生稱揚之。復以書辭避。瑩中云。先生指纓閉以救其惑。謂纓冠閉戶。龜山及了翁集。其書具載。可攷也。此兩段合載于瑩中傳末。視黯無怍。欲改作于黯無怍。道固如是。不由外鑠。其下欲添兩句云。視彼汲直。如玉而琢。

與方叔輿

聞既還靳奉。諸況安適。大抵學問之道。止是揆于心而安。稽于古而合。措于事而宜。所以體究涵養。躬行

日用要以盡此道而已若家務人事以至應舉從仕皆不相妨叔與用心于內當益有日新之功也賦兩篇甚有工處然須廣看前輩諸作取其所長盡爲我用方能從容中節也有問鄭毅夫作賦之法鄭云亦在乎熟之而已歐陽公言爲文須是看多作多講論多蓋此雖小技亦須功力到乃能精爾

與呂伯恭

首夏清和恭惟勉就吉制哀慕未忘百神協相尊候萬福想臺移趨覲朝廷亦必循例以舊物招致不知何以處之當豫有定論也伊川文字編次如何向所納去者有可取否近檢得伊川與富韓公之子書又尹和靖答十一丈書皆錄呈橫渠集元晦頗以爲未盡曾再理會否集後有溫公帖偶有呂和叔與明道帖正是答溫公所論今亦同往也敬夫雖不得書而聞所苦良已要須止酒爲善耳近有以其所論兩樞之章而稱門人題跋者刻板散布頗亦上聞亦知之否承屏居明招益復省事但書問難通爾

文定集卷十六

書

與汪叔嘉

蒙諭書中大旨某何足以知之第昔嘗承師訓今僅能守而不失者姑以爲報所謂歷象五行治水作樂觀象作服之制必有提綱振領之道又慮難于攷究竊謂天文地理刑名度數在學者皆當考究非特爲舉業也註疏之中固已詳矣間有不同處如東坡介甫嘗言之亦不過六七處可以參攷若欲極其微妙則古人固有終身知一藝而用之不能無差者若其大概則不可不知也如此亦無難于攷究矣大抵聖人仰觀俯察制禮作樂皆有至蹟存乎其間不然則是紛紛者贅矣故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昔者孔子觀于蜡而曰仁之至義之盡觀于鄉飲而曰知王道之易易也論郊祀之禮禘嘗之義而曰治國其猶視諸掌乎吳季札觀簫韶之舞而知帝德之廣大韓宣子見易象春秋知周公之德周之所以王此豈拘著于刑名度數與文字之間哉是以君子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使不知所謂約則所學者特技耳何以爲吾儒舜典之命九官與呂刑本不異但註似誤以皇帝爲堯王介甫專不取註疏于此乃不能正其失竄三苗命伯益禹稷皆舜事也而以爲堯不知何所據也若其命官先後之次此則偶爾不同不必論也立政所謂九德卽皐陶所謂也揚子曰義進重和進黎則羲和非重黎也特進之而已先儒所謂重黎

司天地之官義和四時之官也春夏陽也故進重秋冬陰也故進黎後世遂以義和爲重黎或謂中庸九經先于修身而尊賢次之此不應不及修身或謂大學引帝典曰克明峻德自明也則是自明其德矣此皆不攷帝典大學之意書稱堯之德自欽明文思以至格于上下其爲修身也至矣故繼以克明峻德此正合乎中庸之敍若使上文言堯德如此之盛又云克明吾之德其語可謂叢雜至大學蓋謂堯之所以能明峻德者以其自明也由吾之明德故能明人之德所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自明二字其所發揮最爲有力若使大學之意以明峻德爲堯之德則何必更下註腳云云乎此可以意曉也又其所引顧諟天之明命則將何以言之以此而論固灼然矣難壬人之說皆通生乎千載之下雖窮其志思安能合乎聖人要其無悖于義理有補于名教使聖人復起不能易者卽經之所在也久去師友之訓常懼棄息輒因來問復爾忉忉更望以所疑時見訂正幸甚幸甚

答毛季中

某侍下幸無他第日益貧耳奉祠且滿矣比作劄子求再任萬一不諧則可索我于枯魚之肆矣不曉事自應得此不敢不安之也承諭爲定居臨川之計相望益遠奈何奈何或因歸鄉取道玉山切一報我當得一見之幸沈元用甚欲求識此回經由曾少款否呂丈于吾人甚眷眷願不惜時與之通問子韶處不通書恐亦未然幸更思之交游間稍通顯者便與之疎則似有意至子世之窺伺亦不足恤利害豈人所能爲耶某山居卻頗得讀書然獨學無友離羣索居陷于古人之所病終亦勤而無功平時師友蓋日夜

在念也。今皆在數百里外。嘗問且不能數。況異時盍簪之樂也。以此言之。聚散豈偶然哉。平時嘗斐然有志斯世。今窮居循省日久。百念已矣。但求有以餬口。優游卒歲。庶爲鄉曲一無咎無譽之人耳。尚望時有以振之。使遂此志。許子理後曾通書否。此間蓋闊焉不相聞。但聞其至湖南首劾帥司數事。使人增氣。然竟不行也。因便至辰州一問季文如何。井養原亦有一書同往宣城。官況大不佳。俸不足用。差出每月止一二日在家。又職事有非人力所堪辦者。如曠三十里許無人家而責以捕盜之類。是也。岳侯比赴棘寺。又傳已出。不詳所以。再遣使介至金國邊鄙。其遂少安乎。陳丈得書云。十一月間欲赴惠州。不知今行未。來書具留此。渠亦約欲專人來相問也。喻丈得休致。即往光福。居中赴溧水。必須同行。彥柔、敏中、禹錫、相繼去世。可爲痛惜者。范忠宣公赴謫所。至中途舟幾覆。忠宣墜水。既上。笑謂妻孥曰。此豈章子厚爲之哉。消息盈虛之理。固如是也。胸中千萬。此後不能記憶。草草附問。遇便即寄數字。以慰寥落。至望。他惟順時保重。以俟天命耳。

答徐知止

某伏退蕭寺。日以懷念。蒸濕欲雨。伏惟尊候萬福。奉教極荷。此正吾輩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不可以不素講也。乃蒙切磋之益。幸甚幸甚。天下之事。常傷于銳而無漸。弊之在人者。固不可以不革。然使其有忠信誠慤之心。則當究弊之所從來。慮其始而及其終。行之以漸。消之以晦。而持之以久。固未有初不攷究。但見其于人情不合。率然以爲非是。不俟終日而盡罷之者。美則美矣。然此出于銳氣。而非出于誠心者

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革弊之難如此。今人于泛交之間。苟見其過猶爲之掩覆保全。諫之于密。況父子君臣之間乎。昔章聖皇帝晚年頗崇神仙。興土木及仁宗卽位。以爲天書者。天所以錫先帝也。不當留在人間。而納之陵中。玉清昭應宮有火災。于是更不修繕。以答天戒。及章憲明肅上仙。首詔中外。無得言垂簾時事。而事之當革固已消于冥冥之際矣。此眞萬世法也。故元祐間所更法度。皆本先帝之意而爲之。亦以此也。如舜誅四凶事堯舜本一道。用四凶非堯之過。誅四凶非彰堯之過。若使四凶乃是所信任心腹之臣。則舜之去之。亦必有道。矧堯姑試之以職事。既績用不成。則誅之。此乃成堯之志。何過之彰哉。願更思之。匆匆上報。苟未合不惜見示。亦庶乎朋友講習之樂也。乞倍萬愛重不宣。

上趙丞相鼎

某近嘗拜狀。必已上關省覽。孟秋猶熱。伏惟純誠鉅德。百神相之。鈞候起居萬福。得行在書。乃聞居輿化之命。相公數千里間關而歸。謂自此遂得休息。而蠢蠢之徒。猶排報不已。風波可畏。直道難行。一至于此。然攷之載籍。昔之以元勳盛德。而見勝羣小。如此類者。何可勝數。今日之事。不足爲異也。跋扈所以見周公。不容所以見孔子。是殆天意也。頃見相識間議者。往往以相公慈溪之居太近。某獨謂仁人君子。存心行已。無愧天地。至于意外之患。則雖智者不能豫爲之所。欲加之罪。亦何適而不可哉。相公高識宏度。于是非利害之際。處之熟矣。伏惟坐照消息。怡然順受。聞命引道。平氣遜辭。以避方熾之鋒。有識之士。亦將觀相公何以處此也。懇切而言。忘其僭易。暑氣未艾。川陸云遠。更望倍保鈞重。以慰中外之望。

答趙允明

前日將如常山途中遇素所使令者乃知車御還自虎林殊慰久仰方欲爲問忽辱近書審承綵戲多暇尊候萬福某奉祠窮居幸爾如常他無足道長暑相別忽爾涼冷日月易徂當共惜此暇日庶不虛度也東行所幹果何如示諭循規矩之說此實要法然當求其放心收之規矩之中若近世之士胸中營營而姑以糠粃束縛其形骸又以欺愚不知道者此則非所敢聞也昔嘗與益謙言士固有終身無過行直至臨死生不亂然而未可以言道者況其下乎恐吾友求規矩于尺寸之外故復發此他日舉似益謙當亦以爲然矣使行匆匆上問益加進修追蹤故人是望不宣

答張定夫

蒙頒示舊作四篇至言奧旨皆自得之後學之所未聞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拙之見猶有不能無疑者敢試言之以求教于執事某聞之聖人之教有小學有大學若周官所謂六藝來書所謂胡安定教人以吏事知兵與水利算數等事者小學也若中庸大學之所謂者大學也學無大小之分小學蓋所以爲大學也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又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使局于一技而無知新上達之功則不免于藝成而下致遠而泥矣後世學者高談微妙而闊略名數度越繩墨蕩然無所執守枵然不適于用若此者非特不知小學亦非所以爲大學也以刑名法術名其家以章句訓詁傳其徒陋而無法博而寡要若此者非特不知大學亦非所以謂小學也以此論者學無大小之分知其一則萬事畢否則兩失

之矣。自秦漢而下。至二程先生。始能發明微言。使學者知本末不二。體用一源。而聖人之書始可得而讀。其有功于道甚大。來教以爲荀揚王韓固非其比。此可以爲允論也。而猶謂其道則是也。其教人者非也。竊謂學者學此。教者教此。而已。不應于道之外又別有以教人也。沈涵漸漬。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則雖不責之重、禁之切、而人自歸于善矣。彼其詐僞者非也。以此治經、以此讀書、以此作文、何不可之有。彼其自處于卑陋者。亦非也。胡安定之學。晚進不能知其詳。抑其止于此乎。或又有所謂知新上達之功乎。此則未敢以輕論也。

答葉南美

所謂文潛性論。謂性爲善惡混。固非矣。然彼蓋隱之吾心。以爲誠然、而後言者也。今之所謂性善者。蓋尊信孟子而云耳。未必心見其誠然也。盍求所謂見其誠然者乎。謂格物爲扞格。竊恐未安。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以爲仁。此可見矣。易頌甚佳。則既已超然立言矣。而曰欲用此意以學易。得非謙損之辭也。令似許迂臨甚幸。今遣人馬去。然甚愧表率也。

答胡明仲

恭以閣學侍郎。聞望在人。既更閱進退之際而愈高。識與不識。孰不慕望。矧某受知受教之舊。其歸向之心豈間久近。然以僻居山谷。人跡罕至之地。朝夕焦焦焉。饘粥不給之是謀。其勢固不能趨造門下。至于咫尺之書。亦坐貧與僻左之故。無由時致于前。鄉者附便拜書五年于此矣。又不知其果達否也。顧事勢

齟齬如此。與區區之心大不相類。謂且得誅絕之罪于左右矣。此者鄉人方删定附示手誨。所以存撫教誨之意。不啻疇昔感戢之餘。而昔者妄自隱度恐懼私情。渙然冰釋。幸甚幸甚。某閒居八年。麤糲之味。艱難阻之狀。久已甘之。斷不敢以此動念。惟是學業不見所超。使異時幸而得侍。未知何以爲進見之資耳。伏承奉祠既終。不復再請。蓋祖宗以祠祿爲惸勞優賢之異數。其予之。則曰任滿赴闕。故請者有以爲詞。今使執政侍從之臣。而猶家貧仰祿自言。茲固大賢之有所不爲。第恐衆人之所不識。則以爲其意安在。旁推曲引。將無所不至。雖君子之行。固不循俗毀譽。然固有道。雖委蛇而不失爲大直者。未知台意以爲何如。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且因以求教也。僧易死罪。某竊聞文定先生所與諸賢往還簡牘。皆已鏤石。願各得一本。置之左右。閣學侍郎高文偉論。其繕寫者。固不敢妄意得之。或有墨本。儻使得以拜觀。不勝厚幸。輒恃眷私之舊。遂敢及此。仰惟先覺。固不倦于教也。今因僧至衡川。屬其專持此至門下。未即趨侍。執筆倍以依仰。敢乞頤時倍保台重。

答徐漢英

比人回。奉手誨。讀之再三。不勝感嘆。且承涉冬履候如宜。少慰瞻仰。伏承垂問墓額。但恐李公擇事。當時傳聞未必得其眞。而後來記憶容有不盡然者。不作墓銘。不求挽詩。可也。似不必揭于墓道。挽詩如祭文然。爲之者所以自道其痛惜長違之意。本非求而得者。雖今人不免于求。然吾告人曰不求。則是失其實矣。司馬文正書儀。以爲墓前立小碑。可高二三尺許。大書曰某姓某名。更不書官。此蓋壙中已有志文。則

墓前只須如此。今既無志文。則墓額稱爲文言。似未爲過。孔子題季子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此事始也。文潞公題廣平先生之墓。蓋有自來矣。前人多認明道爲謚。非也。但以其人平生行狀而節以一言。宜令簡重切當。乃可傳信而行遠。竊惟先丈承事心地坦夷。無所矜忤。好士樂善。甚于世人之嗜利。可謂長者矣。若只云長者徐公之墓。則是妥貼而得其實。而有陰德之意。亦在其中矣。蓋若云某姓長者。則止是稱號。若先生府君之類。若云長者某人。則二字乃是明其德。如明道之類是已。漢時稱重其人多云長者。文帝問田叔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雲中守孟舒長者也。張釋之問文帝周勃何如人。上曰長者。又問張丞相何如人。上復曰長者。直不疑之徒。史稱其長者。宣帝以黃霸治行終長者。又問龔遂安得長者之言。攷此。則長者二字甚重。但世人泛泛言之。遂不以爲重耳。君子固當論其實也。更有鄙見。若只是姓名如溫公書儀。則子孫自爲也。至于稱道德行。不免假之于人。所謂寓言十九。親父不爲其子媒。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不知高見以爲如何。伏惟追慕罔極。思所以表見于無窮。愼之重之。又以下問。苟有所見。不敢不盡。其去取之際。更在從長。必不以爲僭也。皇恐皇恐。

加以見聞不多。山居無文字檢閱。其有牴牾更得教誨之。尤幸。輓詩不成語言。謹錄呈。公擇事如必欲如此。呂逢吉乃李氏甥。俟他日問之。而後從事如何。更在垂諭。

與信州程尙書

伏以比年以來。民方幸于息肩。而信州又得如尙書者。辱鎭撫之。其蒙幸又有加焉。而天不靖民。橫流肆

虐。戴白之老。未始見聞。恭惟龍學尚書。誠心惻怛。惟以利民及物爲事。方無事時。求所以饒裕矜恤之者。無所不至。況今遭此鉅異。漂蕩墊溺。孑遺無幾。亡者暴露。委食于烏鳶。存者困乏。寄命于俄頃。鄉下細民。所仰食者。大則畎畝。而畎畝化爲谿洑矣。次者菽粟。而菽粟混爲泥沙矣。富者方挾所有以幸災。貧者將無所恃而抵禁。是以良民惴惴。私憂過計。恐其害不止水而已。然而未聞使州有所賑恤。以慰存沒之心。爲之措畫。建久長之利者。竊意屬吏。徒欲仰寬夙夜之憂。不以實告。而如某等輩。雖受恩顧之異。而自以杜門閉居。又不敢僭易而言之也。伏見隣郡屬縣。有程氏數家者。皆以財爲長雄。乃者漂蕩之餘。止留倉庫一所。飢民叩門而求之不得。于是嘯呼。發所藏而去。訴之縣、縣不能治也。時方聞之。固已憂鄰境有倣而爲之者矣。茲又聞上饒縣石人鄉。有李氏者。閉糴以待賈。民持錢造門而不答。則恐之曰。必不得、將自發廩。李始懼而受之。某鄉有某氏者。欲增價以糴。民與之商確。移時不決。有數人遠來者。不復計所直而從之。其不從者。患其不與己同也。須其出而奪之。某閒居不能盡知外事。所聞止此二者而已。然所以未至如旁郡之甚者。蓋有憚于尚書之威重也。而某氏之事。愬之縣、縣亦不能治。蓋往往烏合之人。莫知主名。雖欲治之不可得已。竊恐小民日迫于死亡之憂。不復顧慮。然後什伍爲曹。鄉閭既無如之何。官司又不得而治。必有甚于今者矣。所謂其害將不止于水者也。伏望使州察此事理。早賜措畫。度當今可行之宜。求古人救災之政。每縣專擇明察慈惠之吏。委之奉行。其有便宜。許其以法條陳。要使上下之情通。則民必被其實惠。通變于不得不爲之時。消患于無聲無形之內。不勝幸甚。若只作尋常文字泛泛行下。實

恐徒爲文具而無益也又聞民以災傷赴愬者甚衆雖未聞指揮竊計使州必且次第施行伏見庚申歲大水爲害當時按視蠲租德惠甚渥民間不免有所賠費逮既蠲放之後縣中乃令放米及一石者出錢買務酒一石置酒之直自足以輸租而向之賠費又在外矣朝廷虛失常賦而民間初不被惠甚可惜也若非豫行約束曾不若不蠲減之爲愈也至于受納之際或非其人往往加倍概量以足入倉之數餘者例印虛鈔今使某戶合納米二石以災傷蠲其半所使受納非其人則所謂二石米者未嘗蠲也夫以百姓之財共公上之用于艱難之際宜若于義未爲害也而朝廷猶且有所不忍屈己修睦使民休息以公上之所不忍取者乃舉而納之汙吏之家甚可嘆也亦望他日特行約束以警貪狡之心少紓凋瘵之力其他事之纖悉有非所能盡知尚書周爰咨詢必有能言之者矣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髮膚尚無足愛況其他乎又曰救人之難飢不及飧飢渴飲食猶在所緩則事之所急孰有先于此者乎某不在其位而僭易言之可謂罪矣然思古人救災之意如此其切況食奉祠無功之祿辱門下異常之眷而坐視民病如此而以避嫌緘默自處可謂有愧于心矣伏惟尚書以邦本國體爲心唯恐有所不聞亦必不以僭易賜罪也然而今時已然之害如此陰陽隔屏理有常數夏潦秋旱自古所記今之田畝十存一二使又有他日之憂則民病何時而已修庶政以召和氣馨誠意以祈多福以弭禍于未形而起福于將來想已在台念久矣不待芻蕘之言也干冒台重下情不勝戰慄之至

答張侍郎

比人回、領賜教、不勝感慰。初雖聞駐節清口、繼又聞已奏乞歸鹽官。固知清口必非久。但區區之意、以謂須取道城中而歸。庶幾得遂瞻侍、以慰釋十有五年去德之思。且所欲面稟者、亦非一二。故前日專人拜書、已俟詳報。今乃云廿四日取徑路去、而某廿六日始奉教、已入蘭溪界矣。參差如此、悵快何已。某欲去之計、前此屢以稟知。不惟才力短拙、無補于事。其間曲折甚多、又以老母前次隨家兄在黃州、一別七年。今年七十有七矣。近方正母子之名。前此雖有欲養之心、將以誰告。今身在省闥、可以言而不言、復何待乎。七月末、嘗欲乞嘉禾、偶有都司之命、遂復黽勉。十月初四明有闕、偏見諸府以情告。諸公皆謂進用在即、而乃求補外、豈有所疑乎。終不見察。左府云、少待結果了去、亦未晚。某云、豈敢有此望。正使誤蒙朝廷除擢、卻恐去計愈難矣。時節因緣、未有易于今日者。未幾四明除人、適辛企李赴召、除春官。遂以東陽爲請。諸公初相留之意甚勤。既而見其決去、亦頗不樂。然某以是日輪對先生以是日得宮祠。又十日而有東陽之除。好事者不知本末、以爲與永嘉相表裏、至有死黨之說。又以謂面對不合、騰播百端。惟是廟堂諸公、備知曲折、有間焉、亦以告之。故久乃稍定。子集所報、得于傳聞、亦不無所自也。某上殿所論、以謂祖宗時治獄則有開封府、御史臺、又置糾察刑獄司、斷獄則有大理寺、刑部、又置審刑院。自元豐改官制、大理寺兼治獄事。然猶置少卿兩員、一以治獄、一以斷刑。今則止置少卿一員、治獄斷刑、皆出于一。然則獄之有當平反者、當責之誰乎。又如祖宗時、雖有刑部、大理、與審刑院、然每至赦宥、必別置詳定罪犯一司、以侍從館閣領之。刑部、大理、審刑、皆無預焉。蓋所謂罪犯者、議法之初、皆更其手。今若又使之詳定、誰肯

自以爲非乎。至于梓、益、夔、利、去朝廷遠。每赦則委轉運鈐轄司詳定。而不委提刑。亦此意也。今刑部昔之議法。今之詳定。皆出一手。其能使民不冤乎。只如故相用事鍛鍊文致。皆韓仲通爲之。今又使仲通改正。豈復有是理。況又因星變降詔許民庶言事。而事干刑部、戶部者。復送本部。然則戶部之有枉謬。誰敢以爲言乎。是時韓已去矣。上大稱賞。以爲切當。許以卽當施行。時已有大理少卿楊揆一員矣。又除司農少卿陳章爲大理少卿。專治獄。某又言。近降指揮、治贓吏。盡用祖宗法。今時與國初不同。國初承五代殺伐之餘。嚴刑峻法。未能盡革。當時州郡多付之武夫。至有不識字畫。而以僕從代書判者。至于判司、簿尉、往往以牙校爲之。故朝廷亦不復以士類待之。至于天下旣定。選舉益清。前日之刑寢不復用。故范祖禹著唐鑑。以爲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以爲本朝美事。然臣之愚非以贓吏爲可恤也。彼旣已冒犯典憲。自絕士類。亦何足以士類待之。第恐此刑旣用。久而濫及于士類爾。不必遠引。只如前日用事之臣。意所不樂者。往往皆誣以贓罪。今之大臣。有親被其害者。陛下聖明。今已灼見誣枉。若使當時盡用祖宗法治之。今雖欲改正。而復用之。豈可得乎。此不可以不愼也。上云。卿所慮甚高遠。人所莫及。然朕當擇巨蠹者治之。以儆其餘。宣諭之語甚多。今錄其要者。某云。臣謂贓吏皆當治。但此刑不可輕用爾。若使監司得其人。按治得其實。雖停、降、編、竄。亦足以懲惡。非謂縱姦而不問也。上云。卿所論甚善。當日所對大略如此。同舍有聞之者。從而緣飾撰造。欲相中傷。然面對之事。主上所知。乞出之事。宰執所知。皆有本末。彼亦徒爲紛紛爾。恐先生欲知其然。故此布稟。東陽初以賦財足用。故請。今乃不如所聞。未知所以爲計。所示文字。謹

當一一遵奉。別有委令。亦乞不鄙。

與劉樞密

某屏居蕭寺。衰悴多病。目昏腳弱。日以增劇。未知竟如何也。元晦改秩奉祠。聞必欲力辭。決非苟然者矣。敬夫必數相見。邇來士人頗知爲己之學。實二公倡之爲多。斯道爲不墜矣。劉憲來自臨安。近事頗能詳言之。可以得其大概。某目昏甚。執筆艱苦。勉強拜狀。不能詳謹。併乞矜察。

上陳丞相

惟是賣鹽一事。頃歲承乏。見帥司財用窘迫。殊甚。嘗謀于鄭少嘉、朱元晦、陳季若。惟元晦以謂寧可作窮知州。不可與民爭利。而少嘉季若則以爲可。故于三人中從二人之言。止是行于城中。間有犯者。不過量行笞罰。雖杖罪亦絕少。時有不相樂者。言于廟堂。以謂禍唐禁鹽。徒流無虛日。又有民在塗炭之語。省部行下。嘗具申朝廷。乞委官體究。若果如言者之說。乞重行黜罰。朝廷知其無他。止行下照會而已。然聞後來併外邑亦皆分賣地頭。既廣。刑罰頗峻。每切追悔前日之舉。殆亦作法于涼者也。竊聞僕射相公寬平簡易。民自不犯。非復前日紛擾之弊。皆暗消于冥冥之中。竊謂常如今日可也。後之來者。人各有心。未必能一遵約束。則紛擾之害。或更甚矣。君子之政。嘗爲斯民無窮之慮。

與喻居中

朱元晦以召命再下。諸公迫之方行。既對。力排和議。其他皆人所難言者。得武學博士。待四年闕。然其家

貧母老勢須再請嶽祠也葉幹頗有望于丞相得申言之良幸

與呂居仁舍人

某平日未嘗學春秋比因攷究諸家之說竊謂願讀春秋必先明聖人所以制作之意苟于宗旨有所未明雖有得于片言隻字之間終無益也因有疑曰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亦不敢作禮樂焉然而作春秋者何也今胡氏之說曰中庸誠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止以一言蔽之而不辯何以作春秋終不足以祛方來之惑既曰不可矣不敢矣又從而爲天子之事則聖人之言行鑿矣或曰春秋非有所褒貶特託行事以明王道而已故曰天子之事夫如是則六經皆明王道也而獨于春秋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何也吳楚之君僭則公也僭則王也而春秋書曰子此其彰明者不得謂之無所褒貶也賞罰不出于時王而聖人自爲之可乎此所甚不曉營營于中而未知所決者敢望不倦指教幸甚幸甚至于所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極爲牴牾周人雖建子必不以十一月爲冬正月使其以爲冬則是用夏時矣今孔子雖用周正而以十一月爲春乃與夏時相悖安得謂之行夏之時乎其說春正月無冰曰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是以周正月爲仲冬矣至其說冬大無麥禾則曰麥熟于夏禾成在秋而書于冬者有司計歲入之多寡然後知倉廩之竭也夫正朔可改而天時一定今所書冬者以爲夏時之冬耶則是聖人所用正朔前後自相乖戾以爲周時耶則麥不熟于夏禾不成于秋而冬乃納禾稼滌場圃之時矣不知何以牴

牾至此。因書及之。併乞知察。亦以見立言之難也。無由侍坐。以請所疑。臨書不勝拳拳。

與呂逢吉

比辱回翰。不勝感刻。水潦爲害。父老皆云未之見。聞城中特甚。想不無遷徙之勞。山居、幸而人與屋舍皆無恙。數畝之田。皆爲沮洳矣。人情嗷嗷。所不忍見。若鄰境又不止此也。魏侍郎之女。嫁趙氏者。壓死于昭慶寺。至今尋其遺體不見。前日雨後。因揮鍤之際。又陷二十餘人于藏下。可歎可歎。每爲鄰里言。雖歲事失望。然視他處。已爲樂土矣。不審比辰起居何似。伏惟萬福也。家叔既至城。適事已結斷。竟不赴公庭而歸。荷賜非淺。五馬得無疑其不來耶。果爾、更得略說及。乃荷示諭。子由所作東坡墓誌。昔見陳齊之云。嘗見龜山楊丈言及龜山云。他只是要道我不是元祐人。可謂誤用其心。所言三段。此固害理。而其最不可以示後者。如云因經筵言時事。大臣不悅。風言者攻公。當時大臣。蓋呂微仲、劉莘老也。而以爲與臺諫交通。豈非誣罔惇、卞輩。政以此罪微仲諸公。天下後世固不之信。而子由乃嘗時執政。遂助實其事。何以使小人無詞耶。然觀其作潁濱遺老傳。邪正分明。略無回隱。有不可誣者。蓋傳將付之子孫。而誌銘刻之石。意者恃曲筆以避羣小之鋒。然孰若不作之爲愈耶。歐陽公作濮議。謂范堯夫、傅欽之、呂獻可、趙大饒、皆誣謗英宗。以取直名。其後章惇以此書納之禁中。使歐陽公有知。當悔怍于地下矣。以此文字。不可不愼也。林旦事固如來教。當時攻之者太過。嘗謂元祐諸公。忠直有餘。而識見不足。不知高見以爲如何。不敢不盡也。

又

某連奉手誨。仰荷君子眷眷不忘之意。非言可謝。雨餘微涼。審承侍外尊候萬福。感慰之至。某冒暑至此。得雨幸有生意。來日可離此。因求一見之幸。豫以爲喜也。安石邪說一至于此。今其效彌可睹矣。而學者尚未知其然。自新制專尚經術。四方不知朝廷之意。遂謂欲復用安石之學。六經新義。其價倍貴。甚可嘆也。忠宣公決無他意。如平章之言。似亦太過。但其持論專欲消合黨類。兼收並用。而不知其勢亦有未易爲者。以僕觀之。君子小人之勢。決無兩立。元祐晚年。呂微仲逐去劉莘老門下士。而引李清臣、鄧温伯、蒲宗孟于從班。忠宣公兼收並用之說。略施行矣。然出而首倡紹述之說者。李鄧也。其流害以迄于今。亦可見矣。曾子開謂使范公之言行于元祐之時。必無紹聖大臣報復之禍。然使蔡確不殛死。他日復出爲惡。當不下惇卞。但不當以詩罪之耳。雖不殛蔡確。以開後例。章惇得志。亦肯輕恕諸人乎。惇卞在元佑間。或偃息大郡。或優游奉祠。所以貸之者厚矣。略無懷惠悔過之意。則知專以優柔待小人者。恐非其理也。若謂忠宣公有他意。此則不可。其再相。力辯臺諫誣罔。吐剛茹柔。其罷相後。又乞寬元祐黨人之罪。以至得謫。是果何求哉。願更愼言之。韓富二公讜論。眞藥石也。劉道原、蘇子由、皆疑周官。子由以爲非周公之全書則可。而道原詆之過矣。自孟子時。固已言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矣。則後世所傳。或非全書。但在愼擇之耳。不可盡廢以爲不然也。晁以道力闢王安石。因安石之尊孟子也。併孟子而非之。不亦過乎。歐陽公謂繫辭非孔子所作。前輩多以爲不然。韓魏公未嘗與之言。蓋護其短也。區區所見如此。更須面盡人

行、惜紙筆具此作報。未間自愛不宣。

又

爲別近爾已若數月。窮山兀坐。惟有思鄉。秋氣益清。伏惟汲古涵養神相。尊候萬福。某以前此塗中觸熱。日不免飲冷。初第覺其快耳。歸來乃大病。終多吐清。不能更進飲食。兩日來、稍有生意。所謂快心事過必爲傷。爽口物多終作毒。良可以爲戒也。所欲明道集、了翁集、並納去。温公日記。如錄畢、亦願一見。聞宣城守別除人。不知何故。其詳幷有他聞皆願聞之。許子履、毛季中、兩書輒納上。因便敢煩指揮附行。方耕道之弟、欲往泉南。想須到廣教求書。某亦欲作潮陽書。他日再當奉浼也。王安石邪說。既已灼見其非。不必多辯。東漢之君子。節義凜然。視死如歸。固非後世所能及。然更當思聖人過猶不及之訓。復于中道可也。蓋自黨論一興。賢人君子無噍類。而當世之士始知其不可。往往俛首巖谷。結舌時事。董卓之暴。有甚于梁、冀、王甫、曹節、侯覽。宜士君子所切齒也。然以黃琬、楊彪、朝之宿望。與之同列而不愧。荀爽、陳紀、韓融、時之名士。受其聘召而不辭。蓋有意于保身而濟事矣。申屠蟠于衆人互相標置之時。則遠引而不言。及爽等相繼而起。蟠又固守而不出。前不陷于黨禍。後不汙于賊臣。可謂卓然數君子之間矣。不知左右以謂如何。有以徵發愚蒙者。時得聞一二。幸甚。

又

比人回、奉教、不勝感刻。赫日可畏。伏惟招提清勝。尊候高福。某碌碌自守。幸無其他。猶恨未知請見之期

爾。每得來問。不見鄙棄所講繹者。莫非前言往行之要。幸甚幸甚。邦直元符以後事。某初無所攷。蓋意其如此耳。其後思之。不當如此易言之。辱示諭。當更加詳焉。右丞之功。焯然與日月爭光。此固無可議者。但許公事。因涑水之言。人往往信之。某頃嘗與知識議及。以爲未論其他。世之稍識利害者。亦不肯爲。況許公乎。然終不知其詳。聞之記。聞之書。乃西京一守陵閽官所傳。蓋溫公嘗囑其子孫以勿傳也。則其所由來固可疑矣。又如記趙中令雖報復私怨。而不害其爲功業。豈不啓姦臣恃功而無忌憚之心乎。昔嘗見胡德輝言溫公日記。極有可疑。如記富鄭公惑一尼之言。至願得爲蛆蟲食其不潔。富公雖所見不同。何至此乎。而溫公平日最推重富公。其他如文、韓、皆不能無譏。不應如此記事。德輝亦意必後來所增加。蓋當時王介甫、嘗奏富弼無見識。惑一妖尼之言。則德輝所謂後來所增加者。安知其不然乎。耕道見屬二齋記。學問膚淺。安敢率爾。他日自當求教也。前日所拜煩附去書一。乞指揮早達之爲幸。

文定集卷十七

啓

謝解啓

鄉里之選。宜先老成。輩行甚卑。乃叨舉首。初非所望。敢以爲榮。伏念洋〔案〕宋史汪應辰本傳。應辰初名洋。及第後以與姓字有語病。特賜改應辰。此啓係謝解時作。故尙仍舊名志大心勞。才疎學陋。焚膏繼晷。探求聖賢之用心。束帶遠遊。周覽山川之秀氣。雖王公大人。未嘗識其面目。而先生長者。亦多借之齒牙。承師問道于庠序之間。論世尙友于方册之上。篤在自信。敢求速成。其爲士者笑之。皆曰子之迂也。屬盛時之側席。下明詔以搜賢。竊羞童子之雕蟲。請對諸儒而折角。視荀揚賈馬之作。何足道哉。有虞夏商周之書。皆雅言也。固當去彼而取此。安敢是古而非今。淬礪辭鋒。墾鋤藝圃。千萬人吾往矣。二三子何患焉。共驚一介之微。豪奪三軍之帥。自量踰分。推庇有階。此蓋伏遇判府侍郎。閥閱名家。珪璋素望。揭二天之日月。被千里之江山。買犢買牛。淨洗潢池之刀劍。采芹采藻。一新泮水之衣冠。熙然廣信之區。盡被洙濱之化。致茲庸下。亦預選掄。洋敢不求爲可知。勉所未至。騰文章萬丈之燄。掃筆陣千人之軍。鯤化爲鵬。乘北海長風之便。豹變則虎。脫南山隱霧之蹤。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虞宣撫

伏以經武斗樞之庭。宣風井絡之野。安危所寄。內外惟均。注意特隆。具瞻肯慶。恭惟宣撫樞密知院。受才宏博。蘊德純全。以孝爲事君之忠。以仁爲救物之勇。我戰則克。蓋傳心于聖門。匪夷所思。獨取必于天理。經畫世故。調膚政幾。無施不宜。有本如是。雖舉身而遠引。亟承命以遄歸。惟蜀僻在一隅。惟帝明見萬里。嘗宁太息。命公往釐。廳憚暑行之勤。以寬旰食之慮。制勝堂上。卽坐收于全功。拜相軍中。當復見于盛事。益沛爲霖之潤。永扶置器之安。應辰疏拙無庸。知照有素。免于罪戾。忝蒙庇冒之恩。奉以周旋。茲復趨承之幸。其爲欣忭。實倍等夷。

與呂經略

愆期有待。欲罷不能。忽承折簡之音。已遂交符之幸。反初服而自慶。稱故吏以知歸。事有從來。感無以喻。伏念某寒鄉晚出。薄宦遠遊。數口無飢。姑全生于升斗。一日必昔。惟竭力于簿書。既踰瓜時。尙復匏繫。邦人見察。偶未推辭。親老懷歸。自難啓處。不遑假寐。如有隱憂。天其憐之。分乃在止。奉令承教。開心見誠。雖斷斷無他。獨慰藉之良厚。彼捷捷欲譖。終浸潤之不行。自惟眇然。何以得此。而復察私計之曲折。閔微蹤之滯留。使沿公牒之行。實遂安輿之奉。招延更僕。臨餞出郊。特屈常尊。蔑聞往列。惟卒伍之凌雜。方道塗之阻脩。三令五申之旣嚴。百舍重趼而無倦。望故國之喬木。初非敢期。賴中流之一壺。乃克有濟。方將反命大府。謝恩公庭。事與願而相違。慚且懼而交戰。謂宜督過。益厚拊存。有味之言。疊拜嘉于翰墨。無功之祿。併受賜于庸庖。蔀室生光。涸轍蒙潤。迄依巨芘。以獲終更。此蓋伏遇某官、美繼八元。聲冠九牧。負宏材

而使人也器。都貴位而急士之窮。不聽畸偏之辭。自敦特達之義。應辰有同孑立。誰爲先容。始末保全。纖悉調護。筋骨瑟縮。固無可用之資。肝膽輪囷。徒懷欲報之意。仰惟遠業。簡在清衷。已奏銅柱之功。卽趨金節之召。歸艎可望。庶伏謁于道旁。大廈旣成。永依棲于宇下。

與廣西陳經略

伏審期年報政。獨推漕最之優。十國爲連。就倚帥符之重。惟周邦之咸喜。如大廈之旣成。恭惟某官、天畀全能。世濟其美。屹若鎭時之望。薰然接物之仁。探索羣言。旣逢原而自得。醯酢萬變。固投刃以皆虛。無施不宜。有本如是。自舒翮于俊域。卽布武于要津。紓郡綬則民有田里之安。擁使華則吏有簡書之畏。因仍舊部。進領元戎。昔已致于澄清。今豈勞于施設。應辰抗塵末路。託迹後車。將有賴于公庶。尤不勝其厚幸。

與方經略

甫罷郡佐。復叨恩除。飢寒所驅。道路云遠。惟是甚幸。得其所依。疇昔諸公之並遊。從容一顧之特厚。志在流水。每懷知己之言。身如浮雲。寖闊趨風之地。竊不自意。適爲此行。託美蔭以息肩。聞妙音而忘味。事非偶爾。天實畀之。某官器采翹明。風度凝遠。閱衆甫以致用。追前修而與歸。推自得之學以及人。混混乎盈科而後進。挾不貲之材而應物。恢恢乎游刃之有餘。所謂無施而不宜。蓋其有本者如是。帝念嶺表。地遠朝廷。特分委于漕權。仍就更于帥閫。歲華再閱。輿頌四騰。明試以功。宜有康侯之蕃錫。入告乃后。更覩方叔之壯猷。自顧奇窮。方欣際會。譬諸草木。宜以臭味而見存。畏此簡書。庶乎罪戾之或免。政恐卽膺于召

節不容久託于後車瞻仰之誠敍言罔既

與沈安撫

伏念涉道甚疎抗塵云久一違册府三奉宮祠受祿無功幸少延于涸轍出門有礙因自錮于荒山方惟菽水之謀寧復詩書之夢茲蒙廟論俾伙郡條彈冠振衣復收還于舊觀扶老攜幼竊自比于常人既奉令于屬城敢修辭于下吏伏惟某官高文絢發偉論鮮明舒翹揚英名不容于自晦批郤導窾才每見于並窮不已于行所至可紀皁餘財于劇部待明制于清時雖仕路之所榮顧師言之未厭自閫以外有嚴帥節之雄大江以西尤謂介藩之重蹙勤填拊普洽隆平旬月之間令已修于庭戶九河之潤福更及于京師凡吏于茲豈勝其幸迹同韓子出意見以無繇心仰弱翁霽威嚴之是望庶以恩臨之故未爲罪斥之人依賴之誠敍言罔既

與吳提舉

伏審乘傳一封來臨使事先庚三日寅布詔條民言交欣王命猶重伏惟某官天才卓越儒術精詳學逢其原以閎衆甫文出于己自成一家有猷復見于有爲所譽悉符于所試而乃回翔久次之地徧閱後來之英屬結綬于中都且問津于要路顧樂鄉閭之便自祈原隰之行遠有光華雖式嚴于臨遣周爰咨度宜卽奉于論思應辰自爲成童則已受教奇窮至此姑爲升斗之謀幸會適然又託帡幪之庇其爲欣忭豈易敷陳

與吳宣撫

東甌蕃屏之嚴。未能報政。西蜀兵民之寄。益愧非才。嘗力貢于忱詞。終莫回于成命。將就帡幪之庇。輒修咫尺之書。恭惟宣撫少師相公。貫日精忠。濟時英略。棠棣之華。韡韡繼當圖制之雄。南山維石。巖巖復陟臺司之貴。應接關輔。蔽遮江淮。肇敏戎公。盡護諸將。執訊獲醜。已摧玁狁之鋒。保勝安邊。方倚營平之略。地雖遠而實本根之勢。身雖外而爲社稷之臣。是謂功勞而位尊。尤宜託重而持力。顧慚疎拙。竊幸依承。治法征謀。既軍旅之未學。風聲氣俗。復語言之不通。第殫夙夜之寅。益謹周旋之奉。庶幾免戾。非復言功。歸向之誠。敷陳罔既。

又

祇奉詔旨。謬持帥節。舵舟遡峽。幸險阻之無他。入境交符。歎拊綏之未易。仰止宣威之重。隱然制閫之雄。庶幾蒙休。其或免戾。恭惟宣撫少師相公。精忠許國。英略濟時。地壓西南。繫江淮之根本。望隆中外。兼將相之威儀。不自有于成功。方益恢于遠略。奮張師旅。靖強敵之窺邊。指顧關河。慰遺民之思漢。既策勳于爲冠。宜受祉于無窮。應辰猥以非才。偶茲承乏。藜藿不采。但見田閭之安。風雨攸除。竊依夏屋之庇。其爲欣幸罔既。敷陳。

與總領汪少卿

伏念某技無他長。窮有定數。蓬山咫尺。風引去以難親。木偶東西。雨流行而未已。雖安蹇薄之分。未免飢

寒之憂仰蒙上恩滂佐郡寄遠道百舍豈重趼之敢辭中流一壺視千金而奚啻矧復廷臣之重久當使指之嚴昔已賴于保持今仍依于臨按茲爲幸甚殆匪徒然恭惟某官學識高明才猷敏劭宿望獨高于省寺羣知皆避其威嚴屬邦計之浩繁紓皇華而典領錢流于地雖稱劉晏之功刃發于硎豈識庖丁之妙卽登大任乃究遠圖某無以亢身苟焉竊祿論臭味于草木敢曰宗盟謹期會于簿書庶逃吏責尙祈終惠使得全安傾仰之誠敷陳罔既

與提刑黃察院

叨蒙恩除往佐郡寄屬當會府實建外臺欽乃攸司日得親承于善教茍其所賴勢宜特異于他邦竊自懽然殆非偶爾某官宏材絕衆敏識造微舒翹揚英于多士之辰明目張膽于可言之地惟風憲無分于內外而刑章尤賴于平亭特迂使華以惠嶺表發硎游刃曾何費于緒餘策足要津行卽膺于枋任應辰謀不及遠仕止爲貧中流方仰于一壺百舍敢辭于重趼幸威嚴之少霽庶罪戾之可逃不逐蹩丞或念送迎之費願師委吏每殫會計之勤依仰之誠敷陳罔既

與知信州程尙書

伏審祇奉中詔出分左符惟信美之肇州本鄱陽之析壤河潤九里久已接于餘波我獨二天今親承于仁政聞命而喜有心所同恭惟某官冠冕士倫表儀禁路高文大冊發爲國華敭論危言播在人口是以彌年家食有其如蒼生之憂一日詔還有旣見君子之喜所以致此夫豈偶然方需顯庸盡發賢蘊後凋

之節。要歲寒而始知。勇退之心。雖急流而莫禦。斂此餘刃。施于專城。人誇衣錦之榮。誰識浮雲之志。某仰高滋久。願見無階。不獨與此邦之人。安其田里。庶幾聞長者之論。奉以周旋。其爲歡娛。倍萬夷等。

與趙經幹

伏審既被辟書。卽奉俞旨。轅門增重。桂嶺有輝。伏惟某官。蔚以卿材。生于公族。仁厚皆如麟趾。夙著清芬。弦歌焉用牛刀。亟登最課。屬南邦之開鎭。虛右席以招賢。錐之處于囊中。昔已知其特異。羅而致之幕下。今豈待于先容。姑藉佐戎之謀。實爲儲帥之地。某去德云久。竊祿于茲。特承譽效之音。更託帡幪之庇。其爲欣忭。豈易敷陳。

與福建王運使

伏審祇奉詔音。出持漕節。先聲所暨。輿論交欣。恭惟某官、識造精微。學窮浩博。文采英華之發。自成一家。風流清白之傳。于今五世。旣上應于列宿。宜立登于要津。惟中外更迭之文。具存近制。方始初清明之政。尤重遠民。蹔紓使軺。來按閩部。佇聞最課。益究遠猷。應辰方領州符。正依德庇。其爲忭欣罔旣。敷陳。

與成都李運使

某官材猷敏劭。學識高深。明習憲章。于殘闕之餘。緣飾吏事。于倥傯之際。宜在登瀛之選。乃勤使蜀之行。誇弩矢之前驅。殆非素志。憂樵蘇之後爨。益濟多艱。佇奏休功。進膺異數。

與司馬運使

某官材猷敏劭學識高明惟阿衡專美有商宜臧孫有後于魯蓬瀛寓直姑循序進之常襄漢宿師暫倚轉輸之重佇凝最課即繼前休竊承臨按于上流當獲逢迎于中道

與晁都大

伏審載揚前旆冒盛暑之袢延俯壓近郊適孟秋之初吉念去德之云久每溯風而實勤將有遠行尚少留于頃刻亦既見止庶自慰于渴飢欣忭之誠敷陳罔既

與運使察院

伏審肅持漕節臨按炎方置郵之命初騰載路之聲交慶恭惟某官學貫千載文成一家追前輩以擅場睨要津而策足鋒車促召輕辭蜀道之難黼座對揚絕出漢庭之右亟躋憲府洊委使華遂令五嶺之區亦幸二天之茇宣聖主丕冒海隅之德運公家如流地上之財即著休功遂膺大任應辰頃在京國獲登門牆悵歲月之幾何歎霎泥之相望方且全生于斗水豈期託蔭于華轓欣忭之誠敷陳罔既

納幣啓

不顯亦世仰風流之具存惟好是求忘門地之非偶伏承某官第幾女富有家法嫻于婦儀而某從弟朝議位長男某甫逮成人之年猥當貺室之重諏辰其吉奉幣以前藉之用茅姑致誠于菲薄茇其所賴尚徼福于方將

文定集卷十八

啓

賀陳左相兼樞密使

伏審對揚休命。兼領鴻樞。注意方隆。具瞻胥慶。恭惟某官、高明而碩大。篤實而疏通。格于皇天。式是百辟。身任安危之寄。心忘物我之私。密啓建儲。首開萬世之福。決策禦侮。坐判衆人之疑。如丙吉之不言。如謝安之無競。志雖切于遠引。上益堅于仰成。惟萬幾當出于中書。迨五季始分于右府。雖聖明之有作。亦沿革之不常。議非僉諧。動輒牴牾。或宿師而攻守之計不決。或奏功而賞罰之令各行。人無適從。事鮮能濟。欲救斯敝。必惟其人。爰咨上公。盡總二柄。既示君臣之無間。亦由左右之具宜。方且宣宥密緝熙之勞。專發縱指示之略。按邊郡策。益贊漢宣之明。披輿地圖。終歸鄧禹之畫。有識所望。不謀而同。應辰分符海濱。引領門下。其爲欣忭。實倍等夷。

賀沈左相進書加恩

伏審紀閎休于竹帛。趣具奏篇。增峻秩于銀青。繼頒渙號。郵音旁達。輿論交欣。恭惟某官、奥學造微。弘材經遠。見幾萬物之表。發策衆人之先。寤主一言。帝知人而則哲。和戎五利。民受賜以到今。粤當總攬之辰。首冠弼諧之地。期年而變。庶績其凝。惟我宋肇邦。盡革五代八姓因循之敝。迨主上復古。遹追一祖七宗

丕顯之謨宜有特書大書之傳以明前聖後聖之懿王通之序漢七制韓愈之作唐一經孰謂熙朝之邦隆乃容鉅典之久缺疇咨上宰總領諸儒發凡皆本于周公折衷取裁于夫子潤色祖業既以稱我后奉先之誠對揚王休又以致大臣歸美之誼赫赫姜任之族姓振振文武之子孫或溯測于淵源或分別其派緒毫髮殆無于遺恨網羅幾盡于舊聞惟大章實賴于一夔故令聞有光于三代薦之宗廟簡在帝心參訂故常申加徽數作君臣相悅之樂豈徒事于虛文立邦家太平之基將益觀于實效應辰屬以補外無由至前瞻頌之誠敷陳罔究

賀呂經略進職

伏審祇奉寵光併增職秩元侯以德懷遠明主之賞當功播爲美談聳動羣聽恭惟某官機神穎邁智慮高明事雖甚難決江河而莫禦才無不具吞雲夢而有餘紆郡綬則流移之民襁負而來歸擁使華則貪猾之吏股弁而引去席郎位之清要總重儲之浩煩刃若發硎錢如流地曰咨文武之略往殿東南之隅麾幟之色增明枹鼓之聲不作標柱敢踰于約束獻琛爭效于忠誠惟彼南丹特[illegible]溪巖重複篁箐蔽遮種類旁連易以嘯聚孔道百出難于周防秋蹂稼以爲常晝攫金而無憚潦霧交作兵久戍而多傷舟車不通民轉輸者倍費付之無策迫此累年雖爲虺當戒于弗除而彈雀復牽于所重或恫疑虛喝而適足以來其慢或選耎畏避而不足以弭其驕爰自教條一新輿誦四洽聞先聲而褫魄仰嘉惠以垂涎諭以至仁捨其往過皆委命于下吏願爲氓于一廛侏儒列拜于轅門騶驥悉輸于上廄屈其羣醜同我

太平未嘗煩一卒之勞何止活千人之命飛章列上褒詔亟頒永爲已試之功行有非常之寵應辰去違
麾下屏伏山中莫陪冉冉之趨第極欣欣之喜

賀廣東經略方敷文

伏審進直西清作鎭南海是爲盛選允協僉俞恭惟某官才具淹賅機神穎邁批郤導窾從容皆中于宮商舒翮揚英恃達不資于繅藉無忝乃祖克壯其猷簡于淵衷授以閫外果報成于善政復申錫于贊書寵數維新事權增重內臨鎭于百粵外羈屬于羣蠻帕首袴鞮爭望塵于道左卉裳魋結皆聽命于幕中必且並行恩威明示條教吏有貪泉之恥物無厲氣之虞雜五方之民願藏于市重九譯之國來獻其琛有以致朝廷之尊然後居公卿之位應辰閭闕薄宦竭蹶長塗方幸依仁遽承易地側聽羣言之慶敢悵一己之私

賀廣西曹運使

伏審欽承詔音典領漕計促行之命絡繹于道途交賀之聲洋溢乎嶺海諒戴星而就職即諏日以頒條伏惟某官學識淵微風猷翹爽繼平陽相國之烈光太史世家之傳發舒智謀顯著聲績坐鎭上游之會亟登最課之優眷茲桂林象郡之遐付以山國虎符之重釐聖主之澤若決江河寵公家之財不失圭撮益觀能事進對殊休應辰久矣仰高幸茲備吏及瓜未代偶忝檄于江東已事嘗竣即瞻風于閩右依歸之至竭蹶而趨

賀張樞密

伏審祇奉詔音。進登樞府。廟堂增重。朝野交欣。恭惟某官、道大而方。氣剛以直。出入中外。幾四十年。反覆是非。蓋千百變。屹乎其中立不倚。綽乎其從容有常。年高而德愈新。身退而名愈白。想風采者、或意其魁梧而奇偉。問起居者、皆願其壽考而康寧。世不我忘。政將焉往。屬王明之有作。果召節之亟頒。沈何雅志之堅。以慰具瞻之久。今之急務。人所共知。有一言可以興邦。曰上策莫如自治。使還至而有效。顧力行之何如。惟老成重于典刑。而名實加于上下。意有所向。爲無不成。解弦更張。已陳激切之論。置郵傳命。願見設施之方。幸因千載之逢。力救萬方之病。庶幾大節。無媿古人。應辰方遠。守于海隅。莫進趨于門下。其爲依仰。實倍等夷。

賀汪樞密

伏審誕揚明制。進長元樞。帝眷特隆。民瞻肯慶。恭惟某官、英猷經遠。宿望冠時。執法端朝。言底可績。宣威制胷。令出惟行。越參政幾。協濟國事。文武備足。左右具宜。絕域亦知其名。在廷無出其右。於皇新政。方懋遠圖。偃戢干戈。仁雖存于兼愛。綢繆牖戶。患猶謹于豫防。曰咨元老之猷。式固中興之業。以聞望則惟舊。以謀猷則具臧。既茂建于使名。復優加于寵數。惟太尉之在漢室。與相維鈞。而熙寧之待潞公。其命特異。參稽往制。簡自淵衷。以示非常之恩。以明爰立之意。武功七德。益恢可大之規。說命三篇。卽正久虛之位。幷幪四海。師表羣工。應辰久託餘光。欣聞傳命。方分符于閫外。阻望履于幕中。

賀凌司諫

光膺制命。顯陟諫垣。郵置傳聞。薦紳胥慶。恭惟某官、學窮聖奥。德冠民彝。善不期于近名。仁固宜于有勇。待時而動。果膺聖主之求。正學以言。不負官名之重。茲爲序進。益示眷知。品秩雖殊。權實均于宰相。謀猷有補。澤將下于生民。聳聽休聲。益觀治效。應辰夙蒙異眷。方託餘光。屬郡綏之拘縻。阻賓庭之旅謁。

賀楊總領

伏審亞卿太府。總計四川。明命既傳。輿情胥慶。恭惟總領少卿。風猷凝遠。氣度淵閎。前視禁塗。不詭終朝之遇。俯臨遠郡。自安直道之行。惟蜀一方。養兵億計。人力已困。曾無宿儲。邊隅雖寧。愈復增賦。詔旨丁寧。而惠澤之猶壅。文移旁午。而議論之未諧。必惟高明。能定取予。茲利權之盡付。將政令之一新。僚屬洗心。疲氓引領。顧惟疎拙。素辱照知。冀協濟于多艱。願敬聞于餘教。其爲欣忭。罔既敷陳。

賀虞宣撫

伏審某官、屈元樞之尊。大全蜀之寄。自任以重。陋昔人畫錦之榮。不已于行。體聖主宵衣之念。藐茲孤宦。辱在下風。將致屬纊之恭。獲瞻望履之願。其爲欣忭。實倍等夷。

賀趙安撫

伏審詵辰泰筮。開府神皋。威望所臨。輿情胥慶。恭惟某官、學窮浩博。識造精微。恢游刃之新硎。自諧節奏。策要津之高足。豈限尋常。洊擁使華。獨登課最。帝城不遠。暨借重于保釐。天子是毗。行入陪于近密。應辰

夙蒙知眷方託庇休欣忭之誠敷陳罔既

賀福帥曾尚書

伏審光膺明命起鎮巨藩方面待人士民胥慶恭惟知府、安撫閣學尚書學高儒苑望重漢廷夙崇靜退之風入處燕閒之地宸衷簡在物論攸歸果承綸綍之褒付以帥師之任寰帷入境已增煥于江山頒詔宣風行與謠于襦袴顧茲迂拙蚤荷照知屏伏山林幸遂依于餘芘瞻承眉宇欣將奉于緒言慰忭之私敷宣罔既

賀汪學士

伏審某官奉承大對擢冣巍科凡在見聞莫不歎羨仰惟世德蓋嘗參翊于政塗矧復天倫今乃亟升于牓甲併爲盛事著在輿言既能自致于聲名必且遠追于風烈而某繆司貢士竊自喜于得人獲託宗盟又庶幾于蒙潤特勤都騎躬致長牋慰荷之誠敷陳罔遂

賀浙東趙安撫

伏審對敭明命填拊大藩圖制增雄輿言胥慶恭惟某官、宗支毓秀賢路薈英皇華幾徧于四方最課洊登于二府既資高而望重亦屬近而行尊大雅不羣宜繼疏封之寵徐行後長訖全雅操之堅帝眷澍河以東地連魏闕之下命之作牧倚以維城方簡注之特隆諒召還之不遠應辰備員支郡引領前驅欣忭之誠敷宣罔既

賀趙總領

伏審欽承明詔。進陟正卿。帝眷加隆。輿言胥慶。恭惟總領大卿。學覃浩博。識造淵微。年輩俱高。歸靈光之獨在。精明益劭。恢游刃之有餘。惟蜀一隅。宿師億計。給餽餉不絕糧道。操贏貲以佐軍興。三年有成。孰先于課最。九德咸事。特峻于班聯。式遄其歸。可立而待。應辰依仁有素。聞命載欣。方坐困于簡書。莫進趨于牆屏。其爲向往罔既。敷陳。

賀吳宣撫

伏審進升帝傅。眞啓王封。典策流傳。搢紳欽聳。恭惟某官、宏才冠世。敏識幾神。臨事制宜。沛江河之莫禦。竭誠徇國。凜山嶽之不移。偉伯季之繼興。專西南之重寄。遺黎安堵。悉蒙再造之仁。諸將連城。屹有四維之固。屬頒温詔。促覲嚴宸。靡憚暑行。進承晝接。會朝絕席。見國體之增崇。帷幄運籌。獨淵衷之默契。惟高密元功之首。惟汾陽異姓之王。參酌舊章。合爲寵數。以煥太常之祀。以隆巖石之瞻。不顯其光。于斯爲盛。應辰夙蒙異眷。方託餘輝。引領門牆。第切拘縻之歎。庇身夏屋。庶無隕越之羞。欣忭之誠。敷陳罔既。

又

伏審造朝畢事。擁節言還。爰擇剛辰。肇開大府。宣威雖舊。易地維新。恭惟某官。識造神明。才兼文武。不顯亦世。輿伯氏以代興。克壯其猷。揆羣公而爲冠。欽承温詔。入覲嚴宸。密勿廟謨。便蕃天寵。謂外禦其侮。已底定于北戎。而我圖爾居。蓋莫如于南鄭。原隰平衍。舟車湊通。以填拊于上流。以指麾于諸侯。制專閫外。

既益峻于等威地亦關中示不忘于遠略增重坤維之望永扶乾道之隆應辰承乏無庸託庇有素俯觀遠俗方蒙田里之安仰企崇墉第歎簡書之畏其爲欣忭罔既敷陳

爲虞宣撫賀正

伏以夏正三朝雖輿情之胥慶尹躬一德尤百順之交歸民具爾瞻理必有至恭惟某官爲時柱石秉國樞機金節煌煌帝咨裴度之重赤鳥几几人望周公之還宜茂對時益多受祉一相處內方承册命之嚴三壽作朋永協頌聲之盛應辰猥以弱植託于大鈞閱歲籥之洊更望門庭而伊阻其爲禱系罔既敷陳

爲吳宣撫賀正

伏以時惟行夏歲且發春陽彙進以成三物簇通而生萬恭惟某官精忠徇國偉望冠時鄧太傅之功名豈專將略郭汾陽之福祿實系邦基履端惟新受祉滋厚永畤輿運普濟生民應辰猥以拙疎託于庇貺莫預造門之列第增引領之勤祝頌之誠敷陳罔既

又

伏以元善之長物以更新德福之基神其交相恭惟宣撫太傅郡王相公忠衞社稷誠通神明冠二十八將之功卓爲帝傅履三百六旬之首益迓天休邁方叔之壯猷倍汾陽之書攸進膺異數永濟生民應辰猥以拙疎託于庇貺莫預登門之列第增引脰之勤瞻頌之誠敷陳罔既

爲平江魏丞相賀正

伏以夏正三朝方更新于歲律尹躬一德實茂對于天時恭惟某官、厚重而文直方以大入持宰柄密參造化之工出佚藩條寖廣京師之潤履端茲始受祉其多式遄其歸永弼乃后益侈魏名之大力扶泰道之亨應辰仰託庇休屬拘衰疾未趨鞠賤莫修慶謁之恭燕寢清香徒想威容之盛其爲瞻頌罔既敷陳

爲左右丞相賀正

獻歲發春式啓亨嘉之會大鈞播物實參造化之功時所由昌福斯獨厚恭惟某官、山河間氣社稷元臣（原註）與陳樞密云爲時柱石秉國樞機四序密移執見燮調之迹三陽彙進自符交泰之期極萬目之具瞻祝千齡之未艾應辰甫達省闥出綰郡章莫伸鞠賤之恭徒切搖旌之念

回諸郡賀正

伏以首四序以爲正聖經所重內三陽而成泰賢德其亨恭惟某官、學識造微材猷經遠出臨名郡已凝治最之優對茂熙辰宜協集征之慶進膺寵渥以愜公言念修問之未遑辱移書之先及其爲感愧罔既敷陳

回餘姚趙知縣賀正

太蔟旋宮謹獻歲發春之候東風應律正贅陽出滯之辰恭惟某官、秀出天支學優聖域惟日不足懷爲善最樂之誠與時俱行體自強不息之德欽想履端之始倍迎純嘏之常屬繫迹于匏瓜阻稱觴于椒柏

遠蒙流問祇服謙光徒深頌詠之私莫敍勤拳之意

爲虞宣撫賀冬

伏以太極函三是生萬物黃鐘初九以統羣陰時令一新輿情胥慶恭惟某官誠貫日月望塞天淵屬重華協帝之隆應聖主得賢之盛訏謨閎遠礱假和平其往視師式倚晉公之重爰立作相益圖商室之寧既順履于修辰即對揚于明命應辰敎官有守進謁無階欣忭之誠敷陳罔既

代答常平錢舍人賀冬

天地之心見于復物且向榮邦家之基立于賢神其薦祉某官學窮聖域望重士林從容皆中于準繩特達一資于繅藉御于帝所擅討論潤色之功正是國人倚師帥承流之重陽剛寖長福履具宜即膺圖任之求以愜具瞻之望應辰頃緣末第嘗附餘光疾病侵凌久退休于聖世飢寒轉徙復託庇于部封徒與安其田里之民皆有俾爾壽臧之祝

爲吳宣撫賀冬

伏以土圭測景順迎化日之長雲物書祥豫卜豐年之慶天其發育人以歡欣恭惟某官望隆華夷功在社稷雲臺審象執居鄧傅之先井絡宣威正倚武侯之重宜乘穀旦倍擁蕃禧與國同休俾民受賜應辰方茲託庇莫遂趨風瞻頌之誠敷陳罔既

爲監司賀冬

太極函三是生萬彙黃鐘初九以倡羣陰恭惟某官天資特高世美惟肖百城引領皇皇使者之光華三尺持衡井井外臺之條理王命因人而增重休聲與實而並馳德既協于剛亨福必緣于類至實爲吏屬仰託公庥畏此簡書曾莫陪于進旅俾爾戮穀徒能誦于陳言

爲劉侍郎賀冬

伏以五緯連珠起天元之密度一陽襲管迎愛日之初長恭惟某官雅望冠時忠規弈世論思審諤久膺明主之知臥治雍容茂對輿人之誦宜臨脩旦倍集殊休應辰庇賴于茲瞻依未幾無從進旅陪下客之後塵徒與居民祈使君之難老區區之意言不能殫

回李知郡賀冬

伏以太極函三是生萬彙黃鐘初九以倡羣陰恭惟某官德履粹和材猷敏劭俯觀民俗潛消愁歎之聲仰順天時寖樂舒長之日益迓朋來之祉以符剛長之祥惟擊柝之相聞辱移書之良厚其爲感愧罔既敷陳